

唐棲志卷七



仁和王 同輯



梵刹

袈裟片土山顛水湄古德卓錫于焉穉穉電光泡景
滄桑閱時遺文故址悠悠我思容有詢者持呂應之

志梵刹

清流禪寺

祈堂庵 清流
亭 毘盧閣

在塘西里仁橋北元至正

年建清流亭奉議大夫兼翰林院侍書蔣暉為天竺
傳天台教觀住持閒中叟無相立正德年僧大一募
贈方伯沈存濟地建祈堂觀音閣藏經函閣中萬曆

唐棲志

志梵刹
卷七

一

間經軼閣圯僧海潮立募三年闢為叢林飯僧無數
易今名太史董其昌額其堂曰梵網珠又題曰有禪
淨土祈堂舊宇則僧同涵居也武林西里之東有泉

曰清流覆以石亭曰清流亭亭側有清流庵宋紹興

年間建明洪武二十四年歸併純一院正德元年郡

人邵端峰銳暨沈廷器璋重建移博陸慧日寺千佛

閣於此為全鎮扞蔽閣中供千手千眼大悲觀音像

時有僧日期堂即名為期堂庵崇禎末圯順治初年

杭城高繼聲策立願捐貲二千金鼎新大殿兩廡并

千佛閣延道樞大師講楞嚴經未幾又傾頽如故康

熙初年卓亮庵重葺請天岳和尚駐錫開堂始定今額曰清流禪寺

棲里景物略

康熙三十一年四月不戒於

火佛閣方丈寮房盡燬三十六年里人陸石臣等募

建復迎天岳和尚住錫沈維爲記後復圯住持守愚

重募葺

唐棲續補志略

西爲仁壽橋東爲里仁橋北爲三分

村閣之透無度臧三教圖像石刻

詳碑碣志

佛閣宏敞傑

出層霄披襟覽焉覺有兩腋脩脩之致誠可以納遐

景招遠風也回顧雙虹矗起天半高樓夾岍粉蝶連

雲其炊烟乍起時宛如蒼龍欲上蜿蜒糾結少頃迷

漫林樾不復故態矣亭鶴諸峰拱于前蛾媚窈窕窺

唐棲志

志梵刹卷七

二

于右龜馬透迤揖于左桑疇麥隴鱗次節比雖容高

衲足賦棲徇清流梵閣吾摘爲棲上勝景云

棲里景物略

毘盧閣卽千佛閣高極三層毘盧雪霽爲棲溪十景之一

嘉慶二十三年十月燬於火僅存山門寺廢爲墟道

光某年大旱適有行腳僧法緣荷杖而至發願重建

化草搭篷供奉韋馱赤日露頂禱雨不旬日甘霖大

沛禾稼無損里人感動募捐興修迄兩年工未竣法

緣亦尋沒嗣徒覺海以衣鉢資苦積隨時補葺不更

募捐粉飾丹堊煥然一新

唐棲續補志略

咸豐十年七月二

十八日粵匪燬

崇德寺
石門

卓爾康重修期堂庵千佛閣疏天目山自南龍來飛
舞歷泉亭黃鶴至超山由廣濟橋里仁橋水合流北關至
唐棲合阜鶴超山水崇德古樂兒也自此直至姑蘇
博陸大至崇德縣崇德古樂兒也自此直至姑蘇
三之匯水走三百里未至長橋而水西北行入順德
橋已過長橋而水東行入新橋中流之水東下自
如勝國前漕道自崇德南走長安由臨平之東新橋
以入會城唐棲若奧區隱藪南宋王孫官人庄居村
好聚焉偽吳始開今道水陸走集龍艘雀舫絡繹淹
貫矣道通風氣洩塘西之東里仁新橋兩族之中
水瀉地缺下沙散去當是時有存濟沈翁者名族德
士也於兩橋之中期堂庵後建千佛閣高可數仞方
廣正等自長橋望之此閣巋然適補其缺處若高屏
若方塔擁鎮於前吾鄉嘉隆以來生殖日繁名勝狎
出皆其所苞孕也慶歷至今則異於是諸紳士聚議
欲理前貫以還舊觀而僧有無住者故本院太虛上
人法嗣也茲欲修閣崢嶸莊嚴置名經樹法幢以復
大虛叢林之舊其旁更欲建一鐘樓與大善寺鼓樓
對鼓鐘鼓聲相應和其教欲以風氣為因緣引而

唐棲志

卷七 志梵刹

三

入之法事也夫根塵先耳響入惟聲鐘鼓一聞冷然
深省其於發聳振寐功力不小予生也晚細尋期堂
庵古始此庵有清流泉發井在河濱舊名清流院其
千佛舊閣故在塘西東三十里惠日寺沈翁移建於
此中有小佛千尊頂踵尺許諸佛名號各有設主皆
為趙文敏公手卷成帙不知誰書傳云佛像與閣俱
數千翻手卷成帙不知誰書傳云佛像與閣俱來而
經卷書主則三分村永清院所移也三分村今廟即
昔永清院在庵北偏其建置則吳越王叔始予惟聚
泥成佛削木為像焉夫絮婦可辦若書大藏經作使
趙文敏下筆端書此非大有威力不能第趙文敏與
錢俶王隔世甚遠經卷或王俶所造佛號名主自當
屬在不何人諸長老言塘西故為宋福王采地有
福王莊墓近日池中掘有古錢劍杯孟瓶鑪之屬土
花如繡社祠皆屬女像士人以為佛土地相傳福王
女也諸勝因緣或啟福耶乎經卷佛主予借弟肖生
與胡休復庶常少時俱見日漸為人佛道場寺尚有
外三休復庶常少時俱見日漸為人佛道場寺尚有
卷存顯忠尚有佛號幾主存此庵迹事湮予再四
搜推稍得崖略固知住持派即非法嗣碑勒人即非

唐樓志

卷七

四

作手亦不可少也無住上人發此弘願諸檀那中有
 為風氣想者作布施波羅密焉或法事想者作
 贊嘆子以喜捨為先然非人所可遠武林僅五
 俊為期堂庵沙門募緣疏由棲水遠達烟繚繞
 里也文波環帶遠岫來青舟楫繩維炊烟繚繞
 之間號稱繁會乃中有數幅裂裳地踞吾鄉之
 隅時時以法鼓鯨音被除塵至正間初建清
 古刹也效之武林梵志元正間初建清觀亭名
 流禪院永樂中蔣太史暉為天竺僧大台教觀
 閑中叟無相立于茲及正德間有僧大台教觀
 存濟地建期堂觀音閣為藏經之所迄於萬曆
 軼閣地沙門海潮大施猛董元宰宗伯額其堂
 僧無數而期堂淨土祇堂舊宇則僧同涵居數
 網珠又題曰有禪淨土祇堂舊宇則僧同涵居
 年屢興屢圯近從頽廢之餘遇高子季聲能仁
 丹聖煥然金碧如故庶幾緇流雲集咸指清流
 歇勝場其如香厨日煩即里開之檀波不足
 養一佛緣白粲朱提誰非沙數蓋知有西來大
 具有一佛緣白粲朱提誰非沙數蓋知有西來大

知有叢林知有叢林即知有祇堂庵什伯釋子輩之
 著衣持鉢種種接引從無樂施喜捨之人為之
 道息况燈傳派續豈可無德山一日見飯遲托
 傾囊支持常住歲月耶昔德山未響托鉢向甚
 法堂時雪峰作飯頭道丈至鉢無路則更從何
 處去山便低頭歸於波流山積是茲庵鐘鳴鼓
 得若令跌坐枯禪終於托鉢無路則更從何處
 伏望無盡檀施等於波流山積是茲庵鐘鳴鼓
 也謹疏盡檀施等於波流山積是茲庵鐘鳴鼓
 此間有寺觀可遊覽者否舟人曰此間有期堂
 即古清流庵極宏敞可以遊目余步至清流觀
 巍峩鐘鼓儼陳佛像嚴整院僧道樞出迎肅恭
 余徘徊久之慨然曰去者多留者少且於檀越
 門壞之使僧眾不安者多留者少且於檀越亦
 利害僧問何以如是余應之曰堪輿家言門對
 情之水向對不正之山皆關於住者不吉僧始
 延余至山門坐茶余指之曰水自西來從東反
 去兩岸屋角橫衝朱雀斜飛皆於庵有碍僧問
 更改何以轉移余曰殿宇不可動惟門前小河
 不可移也鐘篋有靈不可動惟門前小河宜塞小

宜平河岸宜幫濶數尺使門前平穩如眠弓滿月之
形移山門向前丈許兩廂砌高牆接連門殿庶不
者可正無情者有情基址安矣至不見水之反跳者亦
一座於河濱朱雀之斜亦可不至後園見小河可挖而
避賞糧所費亦不多僧人延至後園見小河可挖而
取土接連屋後之河如環如帶於庵基為尤美或曰
作無益害有益此何時也而為此不萬金且山門高
氏既費數千金修之矣合前功何止萬金且山門高
有修者以勞而收永逸况上有可取之益地無更
造之勞堂殿佛像俱如故何怨僧自作無益之甚乎
惠而不費因而不設勞而何怨僧自作無益之甚乎
人也高氏獨非檀越乎何人以立多捐數千金而不吝
西巨鎮名聞天下樂善而興起者鄙夫寬薄人亦不
余此言出必有繼高氏而興起者鄙夫寬薄人亦不
夫有立志一舉而三善備如此一何而修院僧因乞
余以道途往來無或者此亦欲廣此功果為棟上
之福自大夫造福無疆焉敢日妄談風水以誑僧眾
乎福自大夫造福無疆焉敢日妄談風水以誑僧眾
為兢兢也順治辛卯十月自受之日獨部左侍郎內翰

唐樓志

志梵刹卷七

五

林宏文院侍讀學士豫章李明睿撰
期堂禪院闔鎮風水攸關最宜培植以圖鞏固向以
費糧缺乏致海幢卓先先生繼聲高居士切傾地之憂
樞法師開講宏慈渺焉衰落落數年來更切錫斯院永
是以三月間里中檀信拜請妙詮大法師住錫斯院永
賴砥柱立願募齋十萬八千僧護法不論貧富宜各
踴躍捐修咸臻勝果豈期三月以來費糧缺乏如故
眾心懈弛如故觀此棟淋瀝傾覆將至妙師實切
隱憂因出李學士改造山門示蛟捧讀一過塗過客
尚曰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夫以李學士道合掌向
愛自勵踴卓高而興起者乎且近有高士劉雲龍議
論最為膈合蛟因不斬小費繕刻是說廣布十方凡
我同志即沈存濟卓海幢兩先生有靈亦引領而望
於不死即沈存濟卓海幢兩先生有靈亦引領而望
後之賢者矣已亥仲夏里人何起蛟跋亦引領而望
禪院千佛閣記茲閣建於明正德三年戊辰三月子
高祖沈存濟公因五杭吳王廟住僧是年值役歲荒
無措通里顆粒不收奔僧獨力祖憐其窘迫將廟三百
餘石價昂難償次年夏僧獨力祖憐其窘迫將廟三百

鐘樓原屬地方公所拆賣抵酬予祖聞之心惻寤忍
 毀棄若是不如估移之眾皆俯從祖因延地師相
 地立方謀得建樹之所師告予祖曰西鎮兩水夾流
 惜其去水浩蕩難收須樹茂林立高閣以塞去流為
 百世基公謀移鎮莫此為最隨酌量所宜對長橋中
 穴立向隨一八千佛於上俗名千佛閣作通鎮中流砥
 柱迄今一百八十年餘不受兵燹之禍沿至明季崇
 禎年間水旱頻仍疫疠大作死者塞道茲院守僧難
 以自給閣下骸骨填街僧人流散殿宇傾圮竟成廢
 刹亦可悲也鼎革以來海幢卓公目擊其敗為之心
 側捐貲修葺延大善僧三祇守之其所未備復遇絲
 商季聲高公傾貲千餘金相為佐理建造山門一層
 而廟貌一新四圍墻壁以及羅漢堂寮厨充足孟鉢
 富裕向之潦落復為改觀眾姓共議公請妙詮法師
 講說經典宣揚律論順治初年事也至康熙初復得
 亮庵卓公募貲整飭如方丈及遠計商立住持主席
 河賃屋充擴而宏安石庵師為清溪吉祥愚山公首
 方丈之人因延新安德禎若邵文甫若陳景純若范
 嗣飛錫清流至若王德楨若邵文甫若陳景純若范
 君式若姚誠則諸善士捐貲共葺塑像蓋殿煥然可

觀洵中興有主而可為永久之圖不意石公以邁年
 衰憊所託匪人壬申夏四月遭祝融之災立時付之
 灰燼自閣以至方丈客堂寮房厨竈殆盡數耶運耶
 二百年之基業為之一空惜哉高祖之遺澤不可復
 覩矣丁丑歲同里善姓陸石臣邵文甫痛惜茲鎮若
 失此閭將來必遭兵火之厄立願重新自丑至辰四
 越寒暑是閣乃成漸次告竣仰仗佛力護持檀那樂
 助復迎天岳老和尚住錫合鎮幸甚即前輩建立修
 葺之靈九泉亦各聞而欣喜云爾沈侑期堂庵募
 化飯僧疏期堂庵向為接眾禪林邇因荒亂主持乏
 人苾芻星散鳥無朝啄之食鼠鮮夜竊之油而香積
 厨頭遂遠行脚之迹矣自道樞法師演說大藏佛事
 漸盛四方聽法者仍絡繹不絕奈歲儉僧貧室空顏
 子產滿盂嘗住持慈愍然悲涕思一振祖家式微
 慨發十萬入千大願伏祈達尊長者善信居士或歲
 給或月支或日施日施者以合計月支者以升計歲
 給者或以斗石計布帛金錢多寡如數歲總之月分
 之日積之以出之不驟納之不驚與之不吝取之不貪
 多則飯數十僧眾百僧少則一二僧眾十僧行之數
 年而其願得以圓滿矣今人修福釀災日屠生之命

禽獸牛羊犬豕之皮肉取其血毛以佞神饒鬼雖狀
頭養益殘粒半鏹亦傾盡無餘者盍若轉而禮佛禮
僧則福報往來定然不可思議矣况齋堂所供多有
真僧斷不若飲酒茹葷之輩俯是以信其有合於經
所云檀波羅密也因滿慈上人請願諸善信共成
無漏勝因謹疏也邵銳登期堂閣詩高閣林邊高接
天興來携一手赤欄前秋江水落帆墻穩塵市日高車
馬填白鳥一雙簾外度丹崖千尺鏡中懸壯懷耿耿
向誰遣便欲乘風追列仙卓文卿期堂庵詩地湧
金沙紫紺宮幽棲一帶白雲中間心自可同玄度覺
性何煩證遠公金磬冷流梵語空香寂寂散林風
藤花一榻高懸處慚愧塵寰不住踪金漸離登期
堂閣和前輩韻詩清流無盡接長天溪上千家遶寺
前山外層巒連海嶠雨中高閣宿寒烟河橋堦店行
人集賈客孤帆落炤懸遙望蓬萊如可到凌雲我欲
問神仙人衣微波蕩漾孤帆遠平楚浮沉獨鳥飛一
蒼翠滴人衣微波蕩漾孤帆遠平楚浮沉獨鳥飛一
曲漁歌偏適意數聲梵磬此忘機悠然坐久渾遺世
燈火沙頭未忍歸閣下偕同遊諸子小飲分賦二首
閣雨中眺望卽于閣下偕同遊諸子小飲分賦二首

唐樓志

卷七 梵刹

春郊携杖叩柴扉共倚危樓俯翠微天接虹橋波浩
浩雲深茂壘草腓腓荒村鼓角愁偏度故國山川事
已非幸藉良朋聊醉酒孤帆細雨莫言歸高樓百
尺共悲欄知已天涯暫結歡白社有人堪縱酒清流
無地可投竿江聲風捲千帆度草色雲連萬樹寒滿
日風烟誰與問故園愁向雨看卓明卿同陳岳
伯登千佛閣詩梵閣丹青秋此其憑慧燈千佛
炤慈後幾人乘幻世空形跡明時急股肱上方陪眺
久盃底白雲層張秦千佛閣詩琉璃月光射鶴峰頭
夾鏡虹橋作帶鈎塵壒漸離霄漢近月明千指叩清
流城憑臨眞有羨魚情參差樓閣窗中起隱現帆檣
鳳城石室嘔幽天雨散汀洲日落市烟生年來欲
樹裏行石室嘔幽天雨散汀洲日落市烟生年來欲
渡無舟楫那敢題橋如馬卿洲日天度詩芝屢鶴市
影層層靜夜秋河淡欲澄每到祇堂指高閣月斜猶
見上方燈妙義須彌藏一粟斯閣何岩堯諸佛同歇
足曾不聞妙義須彌藏一粟斯閣何岩堯諸佛同歇
暮眺詩禪關一以眺空濶暮天涯祖定振孫期堂庵
接數家雨聲風出樹霜影月連
沙乞相終無盡浮生漫自嗟

慧彰禪院即東茶亭創始未詳外有慧彰泉順治間住僧

照若募建茶亭徐野君作疏棲水今亭已毀乾隆僧

飯源重葺棲乘類編道光年傾圮荒址僅存咸豐七年清

流寺僧覺海募建韋馱殿并掘得金宗禪師涅槃碑

砌於壁將建大殿以兵亂止唐棲續補志略

徐士俊募建東茶亭疏渴之苦也不亞於飢而義漿之施猶易於行糜而賑粟是以緇流結願往往先其來者望見闌闌烟生輒津津動休息想乃若歆蒸溽暑百丈荒塗一飲涼漿踰於甘露智慧人即從此悟入必得絕大圓通有僧炤若願拯此苦遂於去冬募得五十金募建方幅數椽以為施茶之所行道之人業已祝之誦之矣今思為永久計欲更招一區稍增規制作供佛莊嚴而力微勢寡拜控無因蓋余所謂先其易者尚爾艱難况其難者乎炤若曰不然貧衲

唐棲志

卷七

有志願居士有文章水到渠成自因隨果現從此以往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亦如種荳得荳種蔗得蔗非可強而為之是有數存焉但作不肯休歇觀必得大休歇處也余嘉其志為可與度世且其人樸實不譏一字直可參無字禪鋤荒理穢以臻輪奐或竟不難惟望眾香國中諸伴侶座大願船共扶之耳

按慧彰禪院距清流寺不及半里而東與浮梁殿

相近今惟荒址僅石庫門遺跡耳金宗禪師碑為

邵亨夫撰淪於河里人夏容伯見之携歸尚存

三昧庵 在三分村之北順治初豁堂禪師建雖在郊

原頗有幽致今主僧皆其裔棲水道光初年亮庵上

人來主方丈大振宗風創建羅漢堂金剛殿署門額

曰三昧禪寺唐棲續補志略咸豐辛酉匪燬

淨土庵 呂庵 大悲 在三分橋之東卽舊呂庵也見

柳堂集順治初守庵師重為整理煥然一新有準提

閣大悲堂諸勝後請靈巖補庵和尚說法於此未幾

去 樓里景 董元宰題額曰有禪淨土 嘉序 補庵和尚

之徒祖葉于丙辰歲 康熙十年 孟陬月十有六日得佛

牙于雙橋水中迎供入庵 韋人鳳佛牙記按佛牙記

略詳 道光時廢今存空址 讚均詳雜紀補庵禪師事

方外 道光時廢今存空址 驚巖禮道人淨土庵募緣疏唐西河北淨土庵居武

林之要衝守菴禪師主之十有餘載矣守公以直慈

堅確之志行人所不能行加以道韻穩密推已及物

自不待口宣而皦然可見也特以所居窄隘容眾不

多况日月寢深屋垣頽落欲廣地以崇堂宇將革故

以新規模過靈隱乞片言為導山僧為守素所重于

唐棲志

卷七

緇白其德念足以感發人之至心亦無俟于毛錐子

口重為饒舌也但願諸長者克赴來幾不虛所請則

募疏余往入菴中道過棲水而問泊焉從之者進曰

有淨土菴主人守庵師者甚賢因而就之假榻主人

出迎誠樸温恭之氣望而肅然雖口饑而空不謀朝

平日一任弊衣破屋穆穆人然數口饋餽摩神腹

夕亦不輕出一步妄攀一塵不虛至實卽維摩神志力不

而往來雲水不一而足靡不虛至實卽維摩神志力不

能辦此無米之炊於一切聖賢都無揀擇其志已為

人願力深密器宇穩諦早已知其為四眾皈依不日

可望叢林成就越行腳高流於是中又添一化城

矣迄今數年果道風大起來者至不能容且不堪漏

溼數楹之補斷不可少此縑素之議可無煩主人出

一步攀一人自能成就勝舉也 淨土庵募緣疏 所

老興工于龍阜給孤布金於祇園行證一時義高干

古茲淨土禪庵地臨津要晚來朝去諸方視為化城

暮鼓晨鐘一鎮實稱寶所目擊敗垣疏壁不無革故

鼎新將思宏法安僧甯免以小易大既羨守師之道

化還資檀度之歸仁勝事落成讚歎有分謹疏丁湖

翠堂森道人書勸王何翼鳳淨土庵募裝準提王像
 疏佛家之有準提王何翼鳳淨土庵募裝準提王像
 眾之心者也有吾儒之言曰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
 後覺人有心而不自覺知準提王知之而後設
 不自覺準提王而不自覺知準提王知之而後設
 為十齋設為神呪設為頂禮以提之抑恐人之不盡
 提也而期以功名期以慈悲大如神通也至矣而
 昧怠棄如故蓋準提王提如神通也至矣而人不能
 自提其知準提王提如神通也至矣而人不能信奉
 其覺則佛亦無如之何而所信奉之者一在平準而
 矣蓋人之心不可一事之不以準感之而千億眾以
 可一念之不提準提王以準感之而千億眾以準
 應之千億眾以準感之而千億眾以準感之而千億眾
 淨土庵之建閣也即擬為像久而未成夫準提王我
 所以提撕微覺千萬億眾之心則千萬億眾之嗟乎
 其心而已又何必沾沾為像而瞻之禮之嗟乎今人
 孰不有心而又何必沾沾為像而瞻之禮之嗟乎今人
 肅然生敬若以提撕之者不在是乎信奉之則像正
 之所感也而謂信奉之者不在是乎信奉之則像正

則具大光明者在是具大慈悲者在是具大神通者
 在是矣願力其成是像而齋而呪而頂禮信奉其心
 者各隨願力其成是像而齋而呪而頂禮信奉其心
 自極功者提撕微覺其大小福報於無盡而頂禮信
 瞻仰極功者提撕微覺其大小福報於無盡而頂禮信
 準咸極功者提撕微覺其大小福報於無盡而頂禮信
 者信奉所至也則是像也即謂得準提三昧者矣
 蘿繞地開近水短簷寒晚照入林荒徑護蒼苔香煙
 細細疑浮塔花雨層層漸作臺卓錫何年人獨往
 方深處只蒿萊斑魚守菴老宿詩廿年離戶晝長
 關宿願初償鬢已斑魚守菴老宿詩廿年離戶晝長
 深山忍成鐵石皆從化定後心身倍覺閒隨地凌空
 如幻出香臺嚴口指彈閒後心身倍覺閒隨地凌空
 步不自覺東林忽以臻童子啟扇問迎笑見天眞
 長松亦可倚落英亦可食縱使有君問誰來坐夜闌
 上西風吹片帆杳然自茲往靜看我去來月照松杉
 不厭妙年能作達清標殊可念顧我欲頻來爾心終
 已如駛有書復有斗大終日可披襟朗月何與人思

唐樓志

卷七

君此更深還三百六十日無日不叩關卻笑刻溪船
 到門復何還補庵和尚丙辰春仲退寶林淨土院
 留別諸檀護詩混跡棲溪已十年門庭施設愧先賢
 幸然剩有骯髒骨拜劍孤峰卵塔前來震旦留言未
 年華放下腰包卽是家憶昔達摩來震旦留言未
 渡流沙杖頭到處不留踪漫把機關設幾重任爾
 跳梁鼯鼠技這回且喜付春風舊話不堪留與一
 苦雨酸風只自知說到滹沱自分疏便不堪留與一
 師白燒天把火日相殘擬自分疏便不堪留與一
 清登曲朶月明簾外好生看雖云鐘鼓設如常誰
 重關肆闢說時努力難將拙斧施尸位自慚雙鬢
 禪關肆闢說時努力難將拙斧施尸位自慚雙鬢
 白滿腔心事有誰知若到高齋揖別時山門永藉
 力維持體同大名異諸僧行未必全非學禪師
 鳳贈別補庵大和尚詩四首江村寄跡卻忘年寂
 還追杯渡賢一鉢去片帆直到五湖前
 高吟是處度春華指點靈巖是我家莫把吳山分
 住蓮臺長布紫金沙茅堂共結半生緣清夜還將
 妙偈宣春雨一別飛錫去空林何處可談禪
 春草送行時別猶承法雨施一棹吳門期共訪千

山明月結相知張超微半庵贈別補公大和尚赴
 華藏之請詩杖頭蹤跡任西東瓢笠依然一老翁
 盡落花春寂寂晚窗惟此月垂空拾起暮巾瓶無
 裘把住寒爐舉話頭從此釣竿收拾起暮巾瓶無
 西流閒來時復倚孤筇颯颯荒鷗起暮巾瓶無
 非消息冷片帆相送白雲封孤鷗起暮巾瓶無
 態猱猶狀可摹誰似老僧高見蚤草鞋不費一錢
 休張開先送補庵和尙卓錫華藏詩公法到處能
 點頭明長嘯萬峰秋道人解得生公法到處能
 結社談經每杖藜惆悵遠公飛錫去路傍芳草亦
 淒淒竹杖芒鞋任去留一肩瓢笠更何求飄然避
 烟霞裡卻隨靈巖最上頭共話纏緜何當三月鶯
 詩蓮社追隨已十年講堂時共話纏緜何當三月鶯
 花候偏掛孤帆笠澤船幾處雲山荒徑外數層烟
 夕陽邊傷心漫折堤前柳更待重來此問禪何自
 送別補庵大和尚詩為訪禪關詢所之臨岐何自
 離思化城君去原非遠茂苑人歸舊有知月隱花
 清磬香風微柳岸片帆遲從今若肯同三笑當並
 公載問奇張惠盛贈別補庵和尚詩寶林數載幸

追攀近郭幽棲每叩關蓮社久期三笑約雲堂何意
一瓢還燈傳丈室簾前火春去扁舟雨後山寄語靈
巖飛錫處月明長共到人間王廷璋贈補庵和尚
詞棟花風落鳴鳩羽正餞別詩成矣一徑采香雲宿
處硯池日月琴臺今古微笑拈花去芒鞋遍踏君
家事說法華嚴龍象舞響屨廊深僧不語十年幻聚
竹軒空翠夢繞靈山雨

永清解院 在城東北豐年鄉夏時正杭塘西北三分

村武林宋紹興間杭州府志延法師創武林建元末燬明

洪武初復建二十四年併顯忠寺杭州府志玉音實錄見

存武林或云起于吳越王俶時正統間僧覺庵永方

師徒奮發重修後因僧官居焉故杭州府志載名解

院萬厯丁酉不戒于火卓石峰羅葵庵復興之院之

唐棲志

志梵刹 卷七

東卽陳禹二王社祠其遺址為三分村廟卓爾康干

丁養浩復遊永清庵詩并序成化己亥予遊永清庵

留題嘉靖甲申復過此則四十有六年矣始予為舉

子適強壯今休致歸來衰老甚矣俯仰今昔感懷追

和詩云逃名滇海外栖跡越江濱白髮催年暮青山

入夢頻停盃留急景曳杖逐餘曛去去林

居子無勞問俗塵 按原題詩已詳何志

北聖院本名聚真觀 俗稱北聖堂在水北廣濟橋西臨街有玉樞

閣今燬前宇奉玄帝兩旁雷部諸神後廡觀音並南

極文昌聖像中殿祀三元山門外有義井向居僧人

去留不一今為羽士所居棲里景崇禎間修葺年久

復圯 國朝乾隆辛巳住持朱某募建大殿棲乘道光初年大

善寺僧廣修募貲重修唐樓續補志略同治五年道士周箇

仙里人姚桐等復建三官殿及客堂六間咸豐十年

粵匪燬

宋國楨募修唐樓北聖院引往歲丙在午余以先少師葬事卜兆於泰山之陽道經樓水訪卓所沈君因謁玄武於憩亭之上備聞其神之靈應余卽以先少師窀穸事徵之於神所求皆一一如響丁未復來斯地捐金泉之所鼎建也嗣後荏苒宦途二十四載向日捐金修理亦忘若隔世今秋霜露屆期展謁先墓而卓所嗣嗣君子儀者偕其羽人持綠疏乞余一言弁之詳述其邇年傾圯狀余為愀然久之遂叙其昔年祈禱之因往來之故使人知玄武之有靈而棲水之藉其福護當不泛泛作土偶觀矣若夫捐貲樂助相與有成則自有棲上人自發之歡心在又何俟余言為之從與云時崇禎二年己巳冬十月朔有

唐樓志

志梵刹卷七

棲霞禪院 在溪北明末僧朗月結茅居此俗呼草庵

順治十七年居士朱昉募眾闢地延石庵禪師重建

遂改今額傍有大樹如林山門剏茶亭寒暑濟眾棲里

景物康熙四年秋卓方水等倡建禪堂改山門北向

唐樓續補志略一時名宿題贈禪宗唱和有棲霞雜咏其東

為北聖院西為大善寺北為青波村南臨河甲寅乙

卯逆藩之變漸干趙恆夫吉士避寓斯院依石庵和

尚有唱和集棲里景物略道光初廢今占為民居餘詳何志

徐士俊棲霞禪院訪石庵大師詩一幅袈裟地能令萬慮空烹茶留客話指月闡宗風愧我非修靜逢君

勝遠及長橋西畔路真與虎溪通

大善寺 即永明寺 大明寺

寺在溪北廣濟橋之西隸德清界

永和鄉梁大同二年水部郎沈著捨宅為寺唐貞觀

中署曰大明寺尋燬宋治平初賜額曰永明會永明

壽禪師卓錫於此鑄鐘浚井號其鐘井俱曰永明宣

德二年重葺遂易今名嘉靖時為倭所燬隆慶初卓

見齋捐五百金寺僧募緣恢復卓明卿復益大雄殿

文殊普賢二像檣簷宏敞香積禪堂靡不整飭有樓

曰淨業有九房曰獨樹 有大柏樹一株蔭蓋畝許王伯穀為篆額曰獨樹齋每陰

雨則烟吐暑日有大蟒蛇曰翠雲曰碧澄曰清秀曰

修身曰安隱曰棲雲曰善覺曰遠塵殿前有古柏匾

唐樓志 志梵刹 卷七

側而虛中曰無心柏相傳六朝遺跡庵覽法師有賦

誌之游覽者無不題咏焉 棲里景物略 乾隆閒大殿欹倚

有利其梁為楠木者議折賴里人錢廷連等止之倡

募重修

翠華疊次南巡各房住僧輸貲改造儼然叢林氣象 棲水文乘

嘉慶間廊廡漸圯住持魯傳承輝募修未畢工道光

十年廣修上人續募重新至十八年告竣梵宮蓮座

仍復舊觀 唐樓續志略 咸豐十年七月二十八日粵匪燬

卓明卿重建大善寺碑記佛法來自西竺慧炤無方

光被六合救顛危平險阻殄毒螫除妖愆使人登慈

航釋苦疾天契其靈神威極平鬼域故細民猶信重

之強暴淫佚之子賞罰不足勸罔不懾惡報之捷望

茲土思以德意化民俾咸若口弗卽于淫慝以免刑戮荷吾民觀茲舉知禪定卽主靜學興遷善心余其幸免于罪戾哉激父氏圖之微余爲記經始是年七月凡三月落成爰述自幸之意勒諸石庸詔習禪者萬歷癸未孟冬立石黃汝亨募製藏經疏吾杭棲水大善寺僧和公螺眼軒鼻無威儀相好以動眾談妙說理未成文章無舌上之蓮語中之綺以動士大夫獨其朴真一念金石可開其於善因勝果事求可功求成至於歷寒暑蹈水火而不懈方在棲水造仁壽橋發願飯僧數萬眾資不火而千金米粟千石喝水成冰種花得果皆予所目觀也乃其募製藏經與造橋餉僧三願並發歷三五年無成今自棲水入京師奔走四千里繭足喘息風飡樹宿而不一遇如子求母病者求藥徘徊繚繞而不能已嗚呼亦勤矣見遇子而不指母逢病而與之藥世必謂天下殘恣之善果吾輩以施經爲善果此五千四百八十卷中字儀行吾與彼皆立於真實之地其實賢於世方抱痛

唐棲志

卷七 志梵刹

六

兀坐不下床月餘因和公數年請題遂捉筆草是疏歸之比於財施法施亦海水之滴潤而士大夫長者或疏河導江而會於海則無量功德資名法澤爲源棲溪衍派朱幡高颺儼標上國之文旌彩鷁輕飛宛化西津之慧筏紺雲苑雨夕鼓晨鐘時濡合境之福田愈警中流之客夢猗歟盛也可想於先朝悵快隕然堪憐於今日丹甍蠹腐碧瓦飄零羅漢何悲雨滄啼春羣鳥去水鄉雲冷扁舟載月幾僧歸蟾空荒院歲遷龍象時聞夜泣幾其興焉烏可廢也不有於廢其何以興用是具白高賢同修梵行宰官首事長者齊盟善男信女於幻相之有殊片瓦隻椽施真心而奚限善男信女於幻相之有殊片瓦隻椽施真心而利益羣皇圖於萬億豈日空言闡佛法於三千斯稱大善象須於萬派爭雄踞地獅王不止一邱蹲坐茲流香象幸託名區面黃鶴以爲屏龍翔鳳舞來白鷗惟大善幸託名區面黃鶴以爲屏龍翔鳳舞來白鷗而結伴鷓送鳧迎刹竿自梁大同唐貞觀以來爐烟雖冷猶餘殘月散冰花先德歷永明壽無碍通而下

法席久塵刺有諸天依石壁恭惟唵噫禪師悟由自
度道以時行空王乳上骨髓流一口吸盡悲心窩裡
乾坤鎖萬法何歸向沒縫針割邊千刺繡亦口亦
言將無孔鐵推子洽冷銚鏃非棒非喝三根普沾雨
露四象益切雲霓用是某等偕諸衲子頂禮心香躬
迎台錫伏冀大悲宏憫能仁俯俞折一莖葦而造飛
永留玉趾離三寸鈎而下釣收盡金鱗則法幡擁華
鬢之雲風幡不動而淨土散楊枝之水酥酪長流縉
素成慰渴飢天龍可勝欣忭卓彝重建大善寺引
佛事於震旦江浙稱盛而棲溪又吳會之津達也年
來名藍古刹幡影相望而大善舊宇創自梁大同者
年臘視諸方為尤古乃謀堂構而斯願未諧豈所以
恢梵網而朗重昏也哉夫獨覺稱尊暢法霖於祇樹
雙趺示跡留遺武於三軍將使化火宅為蓮花詎可
淪珠淵於蔓草於是法師道樞暨住持輩力圖興續
所冀善信雲臻貲糧輻集法財平等不日成之莊嚴
妙海善一也紹承古志善二也展釐祝而宣風氣善
三也若夫道侶投林講堂振起揮風雨而觀晨星驅
□鷗而聆頓鳥其為善也則屢書特書不一而足願
諸檀那協力焉

唐樓志 卷七 志梵刹 七

屹然樓鎮西北一名大善其額為趙吳興書潔于雪
清于水不啻解蘇玉而鎮山門後之臨池者終不能
彷彿其萬一吳越間剎多育是名唯此擅絕筆高懸
溪澗上恐為碧眼波斯胡竊負去當與老住持巫珍
護之俾無恙中庭嘉植森獨一昂霄天矯競稱無
心柏嘉字已味所昉第相傳歷六朝云抱可二人然
止存東向二尺許廣寸餘厚大槪匾側而虛中中外
咸古蔓纏鬱傍出一枝蒼翠婆娑莫可名狀或曰食
此全以起痾刻者日益眾乃里之尊顯處加衛護眾
始弗敢斲而厥幹承貞長保令名矣余倚徙低徊者
久之由東廡而進殿之後有大樹焉立根未識何代
斑駁其皮峻嶒其幹碗礪其癭盤旋其勢渾若龍螭
之游戲太空懸蘿百尺臨風搖曳影致離奇絕非字
筆之得以摹畫僧開徑其下遂以獨樹顏齋齋不甚
敞然固自幽窅來遊者往往留連不能去噫棲水之
勝矣吳興之筆蒼古儷無心雄秀侔獨樹始擅二名
而別領化工之神雋更勝矣夫陵谷遷更所在名蹟
半湮沒于寒烟衰草中乃千百年來永作山門之鎮
三勝唯乞洋洋西水維持呵護以永作山門之鎮可

耳道余從里中諸君子遊過而喜之爰為記俾簡領
以頌時甲辰二月望也同遊者為呂子翼令王子五
鹿家伯子禎庵紀遊者胡子蔬亭云釋大善大善
寺八咏棠溪詩鄭上春多少棠花兩岸繁扁舟時蕩
漾疑入武陵源黃雀山詩黃雀何年至相
山翻翩如可駕只在片雲間碧天橋詩橋
舟天影淡空水獨有無事僧往來明月裏永明井
詩鑿井施飢虛靜夜蒙法益澄澄太古心一碧蓮花
色花墮水田衣淨業樓詩素壁明金像朱簾漾碧
宿花墮高觀落日懸映琉璃放生河詩迴塘遺舊
漪憑起好生心間看魚鳥樂荆詠自高深無心柏
社因起好生心間看魚鳥樂荆詠自高深無心柏
詩指示婆娑樹曾參趙老禪至今空五內獨立小庭
前朱麟大善寺詩古寺斜陽裏荒蕪欲散烟殘碑
應可問猶有大同年卓明卿九日登大善寺樓詩
清秋縱遐矚江海暮愁生高葉霜前下冥鴻霞際征
青山今日酒黃菊故年英因誦登樓賦商聲無限情
聲寂孤烟外香清細雨中百年閒得計一語坐成空
不覺花光暝幽溪墜小紅草人月聽唵噓師說法

唐棲志 卷七 志梵刹

大善寺賦贈詩梵刹何成敗禪心自盛衰乍飛雲外
錫先白座中推與眾期登岸隨緣耻救飢紺瞳懸舍
利霜項立芻尼修觀吾非我持名爾是誰三軍歸一
貫五葉攝干岐有漏因都少無遮會在斯談談頑石
許病病妙花吹昔現文龍虎今稱律象獅願依開士
戒不負法王慈姜越僂晚泊唐棲過大善寺詩鬱
處不得意過歸及暮秋楓高霜葉墜荷盡雨萍浮落
日懸山亞停橈向水陬市廬人語雜關隘戍歌稠脫
憤添悲思携筇恣冥搜橋迴村落迥岸隔市門幽茂
草豐碑臥長松古殿留虛無賢聖理香火老僧謀兵
燹存遺址風波隱故侯征途行色倦梵宇客情投徒
倚難為別無勞問去舟邵銳正德九年秋月偕學
隱俞先生過大善寺投贈天雨自自然二上人詩市橋
看入古招提松栢森爽氣雲垂戶水殿晴陰日映溪
來行客恨東西石壇從林下借幽樓釋大善秋夜
世味若何心了了擬從涼木穉花發燕歸忙病軀
淨業樓詩多雨高樓生暮涼木穉花發燕歸忙病軀
自擁陳磨衲煨過蒲團幾炷香兵部侍郎韓雍甲
申八月穢舟大善寺側贈琪上人詩弭棹唐棲日已
沉淡烟疎語淨無塵依然相迂供香茗云是東林琪

上人采慶唐樓雜咏詩煙樹朦朧水際村永明鐘
動正黃昏僧伽何處歸來晚低乞漁燈叩寺門張
雪濤淦大善寺看海棠詩尋春開倦眼招侶上空船
溪漲半篙碧魚跳一點青樓臺盪波影薛荔胃碑亭
寂磬來香界山門短棹停散策煩僧導迴廊屐印
雙穿林憐鳥語隔戶吠驚龍樹老拳如石花天紅到
窗斜陽歸路近未及晚鐘撞陳書禾駮游大善寺
詩來游古寺謁慈王心定唯聞自在香兜率仙宮開
佛域清涼世界即天堂蓮含曉露凝花鉢竹引薰風
透畫廊靜裏我來參色相蒲牢聲裏半斜陽引薰風
溪應潮和韻詩寺認蕭梁仰梵王禪心淨覺樹生香
名流唱和白蓮社暮景盤桓綠堦堂階草含姿扶瘦
策盆花添媚倚長廊髯蘇留句黍寥杳喚渡山門已
夕陽勞幼農大善寺訪雪溪上人詩侵晨入古寺
初日照高林苔逕無人迹僧房有磬音老松留鶴語
碧沼證禪心煮茗清譚久誰知悟悅深張淦重過
大善寺西房感賦操躬遵堦迹磬到僧家岫曲菰
菱繞廊回略約斜誰開龍藏笈又破鳳團茶款客媽
然笑臺蓮湧一花彈指去來今蒼涼感逝深劫塵空
擲錫鉤畫重來禽殘暑風翻樹頽齡雪滿簪紅闌渾

唐樓志

志梵刹卷七

倚遍愁聽暮彈吟張雯約大善寺勤軒長老東禪
房看牡丹詩為愛禪房靜鞋紅對夕陽色分僧碧眼
錦奪御袍黃蓮座同增采曇花共
現光插瓶清供養不負獨每芳
按大明井辦詳山水志無心栢詳雜記今經兵燹
僅建山門數椽而已所餘皆荆莽臥碣可慨也
資慶院俗稱西茶亭地藏殿宋建炎間創元末兵

燬景泰三年重建嘉靖四十五年復燬萬曆三十一
年間上院僧守廉清禪僧如圓移築唐樓武林咸豐

辛酉十月粵匪燬

胡允嘉資慶院募造大雄殿疏資慶院之廢土人幾
不能舉其名至覺師始復之佛無莊嚴之殿僧無老
疾之堂與子謀之三年未飭材也辛亥仲春來謁余
疏余曰何遲遲也曰凡吾所為緣實難鳴鈴擊柝之
號眾借縉紳先生之薦牘甘言以市不可知之人余
弗能也余為其信者而已余嘆曰非獨子有不能佛

唐樓志

志梵刹卷七

亦有不能也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眾生界能
 知羣有信而不能化導無緣以佛之不能加子之
 能母怪其難也雖然子為其信矣信者超生死之根
 本也何論緣事阿含經曰補理故寺二梵之福此曲
 誘下機之語真具上根信者斷臂刺血亦無所愛豈
 福利之足言耶余今為子作疏如不具信力而言其
 所疑縱舌繡筆花不免于六十四種中軟語綺語之
 業况以導人之信哉子既為信矣子可無疑於緣矣
 慶 錢牧齋重修資慶院記武林之塘西有僧院曰資
 棘中沙門圓公居之六時禮誦與飢餓窮蹙嗚呼應
 和閭右之族知其有道也驪然相之剝朽剪滅庀材
 僦工萬歷二十年茶亭成又四年禪堂成圓公曰吾
 藉淨信之力以有此之謂多矣終不能持鈴橋飾
 竿牘如市賈之相求以吾廬庶常胡于休復唐樓
 里人也聞其風而悅之為倡導于里中高門懸簿謹
 舞赴功自壬子迄乙卯大雄殿及大士殿成乃至放
 生池普同塔次第舉方伯桐城吳公揭以資慶院
 故額卓子左車更請龍藏置閣中紹隆佛法視昔有
 加焉唐樓武林周道列肆犬牙籌錯流塵眯目市囂

聒耳而茲院獨巍然其中擊磬鼓鐘肅清晨而警中
 夜見聞隨喜洒然有清涼火宅之思至於里人道長
 長年水宿流汗交跣耶許入夢而忽焉鐘魚互答經
 聲梵貝激颺悲厲于燈爇月落之時如沸乍沃如熱
 得濯擁襪欹枕歛歛而煩醒者固不知其幾人也茲
 院之建其視深山空谷徒為幽棲閒止之地者其利
 益不既多乎然圓公不以榮名利養為事辛勤四十
 年如一彈指而院卒告成則其締構之成與休復伙
 助之力均不可誣也當圓公經始時一成一旅休復
 實與被其艱迨休復現宰官身慨然以護法為已任
 其為未法金湯豈復現宰官哉今休復奄忽謝世如口
 口之不復榮而茲院之始傳燈續久而逾衍千百而
 後不有因茲而問其經始憑弔休復于涼烟蔓草之
 餘者乎由此言之世間成任壞空未有不相待而成
 而樓閣莊嚴幻出於四十年間者殆亦有榮名利養
 之不可以為常也其亦可以感而悟矣圓公介孝廉
 卓子去病走其徒虞山中謁余請記去病蓋與休復
 左車其興復茲院者三子者皆余友也余為之書其
 事以復去病使買石刻之相為感嘆焉 資慶院方募
 造十方堂萬人緣疏西水覺師既復資慶禪院方募

造諸佛大雄殿乞余為疏許而未暇也一日僧德宗傳鉢舉亭叩關來謁詢其所從曰自覺師余曰何緣日某發願募萬人緣成持阿彌陀佛願以萬人同生西方今遊覺師之門天下之真無過之者願以萬人緣造十方堂為津梁者遽廬之宿焉余躍然起日善哉是緣余觀人血肉之軀日遷月化與息同滅而悞執為不壞之體又以浮聚之糞苴悟執為不可舍之財靈心所觸問法則喜而無慳吝習氣牢固而不可破舍之未展轉纏縛其中更消沮鬱塞而不自得如循暗室如沉重淵余悲而無以悟之予必快金之緣散之萬人若牛毛蚊虻出之甚輕割之必快必既得舍必為歡喜滿暢自顧其向來慳吝之念亦隨舍消滅而不復有一滴水與大海水何異一毫端舍與千百萬億恆河沙舍何異以異一毫端舍破諸人無始以來慳吝亦不可破之習氣即以爾時歡喜心為四方之經路不亦捷哉故從一堂供十方僧其願有盡以願助發萬人歡喜其願無量自願成緣自緣成用自願助成體子堅持之吾見蓮花慶禪院重修碑記憶昔白香山叅鳥窠禪師師曰眾

善奉行稚子說得老人行不得則當今見行善事惟有讚嘆第一義余往來若雲竊念唐樓為重鎮前朝古木舊族名賢賁相望於霄漢而疎林曠野間歸然標勝蓮花國則資慶係古刹紀在梵志然載復載地禪師何年僧曰資慶係古刹紀在梵志然載復載地禪師定佐僧拈据創茶亭丙申丁酉復得眾信李如懷張如叅輩拓地建禪堂五楹而胡庶常休復過此談法則又捐金艸疏趣眾起大雄暨普門殿前後五楹于是請明府給帖方伯賜額以為茲院長久計旋闢放生池建普同塔次第修舉聊且成院一梵王宮矣剎成法當接眾况此地南通普陀凡從峨嵋象王五臺獅子參禮過來又復親觀潮音大士罔不問津棲水矣夫如何忍日中不與一鉢樹下不與一宿而現宰官身修如意福則胡中丞實為大檀倡義其或筆舌布施隨喜布施始終護持歲運齋米了無倦色若胡庶常顏光祿卓去病左車會左車以里中素無法藏復請南藏於院中蓋極一時之盛云嗟乎生滅無常廢興代之老僧辨此已視為前塵而燕啣之泥况作風搖之辨則守土者代為長慮安得盡以蕉鹿一夢消之

也按四十二經評論飢僧功德謂飯凡夫十不如飢善人一善人百不如飢持戒沙門一遞而上之至于證之者功德倍之而增此不但飢于佛極于飢無修無證乎知俗之功必稽矣雖然吾儕不具天眼法眼惡乎知俗之功必稽矣雖然吾儕不具天眼法眼護法財施者恆足財請以山彼土青蓮到岸法施者恆性可消亡爍迦羅心無退轉萬歷歲在戊午冬初吉旦吳郡周宗建季侯撰重修資慶院募疏唐西為江閩往來孔道去會城五十里民居稠密風俗敦厚既殷且繁人文蔚起即當日鼎革之會軍興旁午兵馬所過雲飛雨集而室廬依然安堵如故邇來康阜之風日益寢盛雖地居所勝亦人多良善有以致之也棲鎮之西南有院曰資慶外隣官街內地幽曠廟宇澄肅法相莊嚴里父老每至歲時朔望必潔誠禮拜士大夫亦時過而靜止訪道焉瞻仰之餘塵襟頓滌天機自生殆煩囂中清靜境乎創始自宋沿及於明曾經燬圯隨卽續建當時禪師募購賢達護持之功載在碑記彰彰不可磨滅至歷有年所地藏菩薩

後殿火於康熙庚申季冬法象森然不改而榱桷垣委為故土令人有欲歎感慨之思住僧通緣及善居士急謀所以興復之同里有道君子諒信從自眾詢機緣之本體未嘗一刻停也萬物有榮落而生意未盛衰而本體未嘗一刻停也萬物有榮落而生意未嘗一刻息也人心有哲愚而性靈未嘗一刻混也其間數有興廢不一理有循環不已而人心具一切法則凡事之轉廢為興何一不由於人何一不由於人之心耶一心懺過可消無窮之罪愆一善心向善可造無量之功德一心懺過可消無窮之罪愆一善心向善可造可建不朽之基業茲殿興復實關通鎮類垣荒址急賴經營庀材鳩工端藉協助惟祈各發善心共成勝事將見廟貌重新光明普遍晨鐘徹漢梵唄雲一

心所感雖無覬幸之私自獲福田之報其慶集於身流於後禳者繩其未艾也獨為一院慶哉康熙癸亥歲六月吉旦樓水呂翼鳳薰沐書資慶禪院重建地藏殿疏樓里之西有禪院曰資慶與清流大善相鼎峙稽古誌創自宋建炎間數受燬明萬歷戊午沙門圓公依此為叢林倡道之所白履戒香重於儒苑因與胡庶常休復卓銓部農山締交雅密關

地放生建塔普瘞蓮句海幢兩先生復偕先君無疆
公請藏供閣晨鐘暮鼓禮誦六時淨眾聯臻食宿有
地虞山錢宗伯牧齋吳江周忠烈季侯誌言在籍永
之瑤珉甚盛典也院之後有地藏殿建於明崇禎庚
申冬燬於清康熙庚申冬屈指廢興適遇一紀豈數
使之然歟按地藏古刹典在九華山為壽宮拱城
傑殿煥宇環峰蓋自封禪告成以來宗崇久矣資慶
因之熙飾多歷年所率歆行宮每額必應今瓦礫未
整廟貌弗新院僧通緣閱焉愴惕清修發誓以祈重
拓夫華山之上海藏王說法坐活佛李太白修真留
謫仙王陽明講道成巨儒三教大主人實實傳燈非
如他山影響靈爽在有無間也休復農山暨同里諸
先生迭相護持得三教大主人而名益彰豈先後同
揆遐邇一致也哉夫以資慶選佛之場忽現地藏幽
冥之相得無梯天而睇井耶是不然殆寓有演法意
恐蔭身歷祖腳下者猶之紈子弟生長富貴之門
不知稼穡艱難流浪可慮倘不以地藏菩薩悲憫地
獄度盡眾生則雖衲老空山功深面壁終未可以言
辨道而續祖燈也况近日狂禪熾盛口談因果不若嚴
無碍者頂背相接與其智慧無聞面錯因果不若嚴

唐棲志

志梵刹

立藩籬念佛持戒者之為振衣挈領也古德云此中
無枝葉唯有諸真寶願通緣廣延道侶堅志篤學遠
法九華之規深體冥司之意以檢藏為進修以放生
為利養毋借冥事為貨階毋視靜基為火宅則慧香
周息聖炬恆光智雨丕施盡阿祇而被慶法雲宏覆
彌情想而駢資病愴眾生願混成於象帝迷悲曠劫
力荷奮於師王則庶幾不失再造法檀意也名猶東
嶽傲秦岱之名總羣靈之府之旨也豈但莊嚴之而
已耶通緣日敬問戒矣不敢為地藏王續爰告檀信
共布廣長發歡喜心作如意福俾可以仰迓華巔之
勝而景承之以資一方之長慶云康熙二十二年歲
次癸亥竊月望後三日佛弟子張開先半絃甫薰沐
敬書於隨緣去住之館時年七十有五 募修資慶
院地藏殿疏資慶於有宋建炎間逮明而燬者再
沙門圓公從敗垣斷礎中感動問右庶常休復胡公
光祿開美顏公吾家世祖農山公倡義護持先大父
蓮旬公以里中素無法藏更請南華于院布金締構
以次落成邑令季侯周公虞山牧齋錢公特紀其事
一時稱盛國初先叔春坊朗彝公延烏瞻山聖道和
尚闡教于此法筵清眾萍衲往來恆數百人奉戒者

唐樓志

卷七

志

借之迨聖道示寂不十年殿堂剝蝕余與吉君叔辰
 怒然憂之因偕余兄先鳴孟縉德惠徐君元夫為董
 募修之役十有餘月而竣未幾徐君逝去里人以東
 嶽獨無專祀於院之東斥地三畝度材繕工較院高
 一丈有奇功未竟康熙十九年冬月口日地藏殿忽
 然告災維時灰飛墨穴聚議譁然形家之言曰佛
 開澹不宜於新殿左側引決大河至東廡下隄障未
 湮似乎左伏右昂龍虎失位釋氏之言曰佛尊隆
 其居互億萬由旬今嶽殿高出尋丈神居既聳故院
 依然且以腥肉薰蒿之氣喧闐祭賽似有未安合士
 女之言曰菩薩以誦夜摩偈救無間獄之苦開示唯
 心空諸淪溺利益甚溥且四十年間烽火彌天吾里
 萬井晏安而氓蚩未化僑慢日生以此現茲小劫即
 是日烈火方熾竊議法相至重未易克舉而以衰稚
 十餘人擁持衝突而出既稍損莊嚴復不肆焰前
 院諸王列從無不一人負之則菩薩之未必不欲毀
 而更新卑而復高合此三言其相讚誦以為院枕大
 河天目山發源奔屬蜿蜒而下西注則為運道東折
 則為武林東北則為五林橋為前溪茗郡紆細環繞
 背官塘而抱村落南向舉亭黃鶴諸峰上下縱橫延

表數千里未嘗有地藏香火每至誕辰則老幼雅俗畢
 至數千人羅拜無隙所以數十年不罹于兵不戒于
 火不斃于凶僅天瘥而長此聚落菩薩之運大悲濟
 大苦如父母之於子無不呵育無不愛養無不救援
 是如如何以勸之也吾友魏叔子之言曰刑賞既窮作
 此春秋筆削既盡說此地獄以刑制形故人治人以
 無形制無形故鬼治鬼此地獄以刑制形故人治人以
 家鮮歡喜之緣兩界極輪迴之酷舟航晝夜了無畔
 岫往來奔逐半屬戈受飛梁每牽鉄而行毒餌至腐
 腸不悔充此瞻仰命之誠何以偈背改觀初終易
 節以數十年之不罹于兵不戒于火不斃于飢僅天
 瘥而今熱如突如滅其棟宇是問者勸之不得而假
 此三災稍為示現亦如慈母之於子因其溺瀕之節
 故委棄之勸之而稍以懲之也彼夫名包利裹身為
 世牽鼎鼎百年勞勞饜穢而因貪結轆染愛滅性以
 至腹劍心矛之雄俾極燂銅鐵丸之慘乏窶者怨此
 富厚不知其待給之富人富厚者憎此貧窶并忘其為
 竭蹶之子試問殿之廢也民力不加減其復也民力
 不加增架閣繚垣光斯遺址如父母之於子無能則
 憐之誘之以仁讓孝弟樂其成功懲之而仍以勸之

也地藏之在九華開元初自新羅浮海其名偶聞備
詳教典此土風迴氣靜林木交錯東嶽司典壽算既
願長生更資冥福值天雨澄露佛燈熒然黑白聚觀
合什而嘆成功之日必有所有歸余聊述其本末以爲
言不取作可募詞也里人亮庵卓天寅撰資慶院
重建地藏殿記略吾里資慶院自宋迄明興廢不一
萬歷間沙門圓公起而新之諸先生董其成而請周
忠毅錢東潤兩公文爲記其紀載之詳矣我
朝康熙乙卯住持妙公加以修整法筵清淨雲水接席
庚申歲地藏殿不成于大菩薩寶相巍峩座又高峻
救火者數人扶掖而出輕若振稿列從諸王皆得移
置庭中惟艷都神兀不可動火熄披瓦礫而視之法
像完好虬鬚戟張無一損者四眾聚觀無不吁駭妙
公感慈尊之垂示悲憫泗涕操刀割臂肉瀝血爐火
中燕以供佛誓願以興復爲已任里中善信范爾嘉
許允昌姚文才等躬親勝因發願宏施弟子世祿亦
從而贊和焉緇白聞風淨財雲湧其得之飲助者十
之七喜捨者十之三於是相材運甃其日鳩工經始
于口口口之吉竣于口口口而加擴繚以周廊勢楣縈帶
殿深廣之數亦炤舊址而加擴繚以周廊勢楣縈帶

唐棲志 卷七 梵刹

就中諸像各加壞繪菩薩則跌坐方龕慈容睟盎其
旁捧像則東西森向秉珪植璧袞冕翼然登斯堂者
咸捧手贊嘆以爲圓公之歿六十七年而後頓復舊
觀雖其時節因緣固當出現抑亦妙公之行願堅定
有以致之也吾聞三大災之現也作也劫火發時一
成灰燼惟菩薩精修具足能依諸火發時一吹卽滅
則今日之祝融扇焰而金像以大慈願主教九幽雖
支大劫也况我地藏菩薩以地獄諸苦吾知其光明
罪人猶令誦夜摩偈以拔地獄諸苦吾知其光明
所矧非獨及於十類而已其于世人苦水其火刀兵
諸劫當使種種解脫殆非算數所可紀極也而又何
難于嵐風聚火中自示不壞神通以爲迷津之一筏
也乎獨是梵刹琳宮之跡往賴斯人爲傳述而不可
恃其得與溪山相不朽者惟賴斯人爲傳述而不可
故撰次其略將求當代之名賢長德以文辭作佛事
者勒爲碑記以傳信於世後之人聞菩薩示現之因
悚然念妙公締構之勤眾信檀施之力相與永一護
持將使茲殿之莊嚴直如佛上中毘羅樓閣不隨劫
而俱壞豈必如九華之地自新羅涉海而來始足矜
爲靈異也哉里人邵世祿拜書前溪陳之羣字勳公

代作錫茲院重修西茶亭資慶院募疏憶昔聖道和尚住
 錫成清虛簷月墮飄飄有離塵出世之想彈指三十年
 風清虛簷月墮飄飄有離塵出世之想彈指三十年
 已屬陳迹今王戌之秋里友吉叔仁以重修院事募
 疏屬予序予曰斯固吾樓古刹也奚容辭樓鎮之有
 資慶禪院建自宋熈而屢新明萬厯間禪者圓公
 來居於斯胡季侯先生現宰官身而作佛事里中縉紳
 宰則有周季侯先生現宰官身而作佛事里中縉紳
 孝廉則有胡休復卓農山諸先生為之倡通鎮善信
 又皆身經太平樂於趨事以故經營締構不速而成
 可謂盛矣院事始末與地地形勝概載在錢牧齋周季
 侯兩公碑記暨文學卓有枚募疏臚陳可考予復何
 多贅獨是棲鎮屬浙省襟喉四方孔道大河中流帆
 檣雲集仕宦商賈絡繹奔轅雖彈丸地亦稱雄鎮哉
 其東則有先高祖贈方伯存濟公所建清流院千佛
 閣為中流砥柱歸然當巨鎮之衝又有大善寺所於
 河之北所迤西則資慶禪院也易曰帝出乎震震東
 方也故東為生方日生於東而沉於西故西為歸象
 昔能仁氏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法四十九年
 末說十六觀經以落日懸鼓為初觀凡諸方便法門

以往生淨土為最勝而約之以萬善同歸則大善之
 與資慶豈非相因而建者乎故三刹鼎峙缺一不可
 干佛之祀也一倡修於布衣高君季聲一募修於明
 經卓子亮菴厥功懋矣大善寺之祀也亦有講師道
 上人募而新之勞亦難泯焉獨是資慶自圓公經營
 以後已六十餘年及今不為綢繆之計恐日月逾邁
 將來荆榛瓦礫不可復問誠如佛遺誠經云人命呼
 吸懷西歸者欲問津而從無可奈何然欲葺而新之
 必鳩工庀材費將不貲問之空王空王不有問之造
 物造物不尸舍檀施其誰望哉至布施功德量等河
 沙般若經已詳言之樓上諸檀將布金馬余又何多
 辭援筆為之疏康熙癸亥春正月樓上諸檀將布金
 薰沐書為徐士俊代里人迎鳥瞻聖道禪師住錫資
 慶禪院啟燈派分來自在烏瞻山色法幢湧處豈同
 自社風流有華拂除墊馬三義路日道未斷接引天
 龍華被更生華拂除墊馬三義路日道未斷接引天
 入識田中以戒以定以慧黑地半規明月在我指頭
 青州一領布衫借他身子漏依蓮瓣轉六月草色幾
 番秋語向柏枝叅十里梅花連夜發慈航暫寂露桂
 鬼哭山空正令全提能使狐驚道左風幡寂寂露桂

森森認佛將心爭似將心認佛隨緣不變須知不變
隨緣戒鐘鼓以開堂肅香花而供養仁看三十二相
相相光明直令四十二章章打滅村墟簇繡頓生
歡喜之心螺髻浮青忽現皈依之路望獅王而頂禮
駕鷓首

以躬迎

按院自萬曆戊子募修四十年戊午告成越六十二年

國朝康熙庚申十九年燬于火越三年癸亥募建地藏

殿自萬曆庚申四十八年建越五十五年康熙乙卯

十四年修越三年庚申燬于火自建至燬適一甲子

越三年癸亥議募重建陳記于重建年月至燬適一甲子

時亦不久耳嗟乎電光石火轉瞬廢興寶刹巍峩佳

世幻相人生如此亦可悟矣又按成化杭州府志資

慶院在城東北豐年鄉五行村東宋淳熙九年建元

未燬皇朝洪武初復建二十四年併惠日寺與梵志

小異第當胡休復時移築唐樓則五行村東

之資慶院經嘉靖燬後不復重建可知矣

歸源室 卽名新庵 樓水在資慶院東天后宮南桑林

唐樓志

志梵刹 卷七

曲逕池沼環之洵幽邃處 韓應明覺凡禪師募創覺

凡幼爲沙門究心內典徧參浙中名山諸宿後得法

於烏瞻極和尚著楞嚴集疏金剛微義皆闡發上乘

仁和邑侯華山岳公鍾淑罷官後嘗假寓于此見師

戒行精嚴題其室曰拈花深處 樓水

岳鍾淑留句壯遊於此便爲家泛泛槎中更
問槎鐵網撈來穿海月竹陰掃去落堦花

綠埜庵 一名飯庵 又 在福王庄基之北萬曆間飯庵

法師從杭州昭慶寺流寓樓上深通法華大意里人

信之卽陸家庵居焉其後嗣澹雲妙觀益宏堂構修

西方業者結社放生念佛于此 樓里景 流水一灣板

物略

橋支渡彌望桑陰遙山數疊真幽絕塵境者也咸豐

辛酉十月兵燹燬今其遺址并水南廟完糧

緣莖庵記粵稽古來名山大刹莫不始於班荆蔭松而終層軒飛閣者固云地靈其先必藉苦行頭陀擁錫來游然後世世績功身遠名劭遂成一方法勝跡焉若唐棲之綠莖庵已濫觴矣前明萬曆十年有僧文如字飯庵與其師達庵同系吳門行脚至棲達庵重修大善寺飯庵結廬于此剃度於昭慶律寺資牒雲游潛契不二法歸而養母終天還至棲溪見齋卓公見其操履端潔精進罔懈遂以達庵主大善寺推重飯庵屈持綠莖掩關禪誦寒暑無輟里中耆宿如宋竹軒暨敬宣父子每于月旦為放生蓮社至今相沿不替皆飯庵師純脩之所致也嗣此有澹雲禪師俗居武林祖遺臬司戶役一名分應充頂以資生息澹雲甫入門仰天長嘆曰刑名業地豈吾人立命之鄉哉然徧觀熙攘往來者事事刑名人之業海也猛向火宅抽身愛流清塵立時斬斷將結茹超峰以終厥志聞唐棲綠莖庵飯庵法師智力發矧日新月欣

唐棲志

卷七 志梵刹

三

然投禮奉為龍象焉計澹雲是時年方二旬有奇耳乃皆勘破世緣皈依上乘斯非人中之傑出者歟里中善信倍相敬慕於是稍拓舊宇添葺數椽以作經行之處但地界民居四面逼窄姑俟後之君子如卓如宋者徐謀式廓耳余先恭簡篤嗜理學本邑慈相建有覺覺堂會集名儒闡揚性道於棲水則戾止大善古刹一時鴻儒碩彥若胡元敬呂水山卓去病胡休復諸先生俱歡洽景從而聞風向慕舳舻相接凡至大善寺布席講論畢退憩于茲獨與胡呂去病諸君之最契者淪茗論心故先恭簡自謂予德勳名位不逮裴晉公何必另構別業悠遊自娛卽以是庵為予之綠莖堂可乎遂顏其庵曰綠莖云今嗣法雨師者妙觀墨池率其徒購隙地于六墓村之南合飯庵澹雲遺骨其營一塋距庵里許意欲垂示來茲漸成崇基表刹庶無忘兩師勇猛勤修之意乎余亦慨慈相之覺覺堂蹇遭回祿鞠為茂卓矣况先祖毅庵公與恭簡難兄難弟故茅鹿門沈銘鎮昆仲老先生素與德清兩程氏之稱屢常從遊其地瞻斯庵也梧捲之思勃不自禁敢以不文辭乎爰贅數語以附卓去病先生之後武源許其旋撰

呂律游綠莖庵詩清

梵禪居靜門依曲曲溪曉風幡影動夜榻月痕低岸
倚青疇潤簷垂碧樹齊宗雷時赴社同過小橋西
金長輿綠墊庵次翼令韻詩清梵浮深薄幽尋過小
谿人從曲徑轉雲逐遠山低書永禪燈靜心空幻景
齊一番茶話罷白日已平西冥鍾琰綠墊庵次翼
令韻詩間適逢開士祇林傍淺谿小橋秋水漲古樹
夕陽低茶拂松聲急風翻貝葉齊坐深塵慮絕明月
滿窗西屏崑春兩孤坐偶為妙觀道厚題詩欲避
兵荒未有符樵人漁父業荒蕪年來若覓幽棲處但
寫雲山入畫圖采以泰過綠墊庵訪慧杲上人詩
指點舊蘭若綠陰已四圍野橋通一桁仄徑扣雙扉
佛界息心競市聲到耳敢遠公好風格不著水田衣
院深留客話坐久日移廊隔檻弄花影當窗煮藥
香詩評禪月集字玩澹生堂少住當佳耳支眠借竹
床僧慧杲和韻詩二首錄一謝卻塵囂攪經聲寂
夜廊無能知藥性有願識書香竹月涼浮座松風滴
翠堂何時重見過聽雨話連床張雲綠野庵品菊
詩人澹花同澹禪堂數本藏清談深滌慮苦茗喜撐
腸蓮座空諸相曇花遜此香
冬心期再結奚必展重陽

唐棲志

志梵刹
卷七

无

按綠野庵前又有陸庵向為陸鳴皋孝廉讀書處

今為梵修地古屋尚存

普濟院

太平庵 娘娘堂
碧霞元君行宮

在花園墳之西飯庵之北

棲里景 俗呼娘娘殿世愚悞稱泰山娘娘非也嘉靖

間有倭警火及于殿見白衣大士合堂演咒出梵音

以是垣堵無恙其靈現從來矣華亭袁福徵記 武林

其側有太平福主祠萬歷初太宰恭懿張元洲公自

泰山歸途有感育麟之慶塑元君像卜置于此廟後

有大銀杏樹相傳為恭懿公手植 棲里景 後頽落僧

松泉重修順治中住僧聖先充拓重建康熙間里人

邵九皋重建正殿山門樓水乾隆嘉慶間又增莆田

天后娘娘眼光聖母像同一堂門額署曰天后宮咸

豐五年正月元旦燬於火唐樓續補志略

姜夔蛟重修殿記殿之建于樓里自張恭懿公始也

公蒞泰安時日擊四方輪蹄接踵而祈嗣者其應如

響遂命工范等身法像迎歸于里之普濟院構三楹

而奉祀之吾里之祈嗣者其應悉如泰安云自後住

僧不戒于律蕩廢迨盡僅此殿三楹頽落基址大半

沒於市人幸有松泉師來苦行矢志擊柝募修而里

適有三元殿之建繼以泰州泗州濟州三僧黽勉朝

夕勤勞備嘗其勤厥務神佛諸像輝煌金碧一切供

具器什悉備當斯時也蛟與諸同學盟友護持助募

基址悉為恢復普濟無黍離之悲殿宇復莊嚴之舊

爰集祈嗣者四十九人立疏禮懺驗者過半更延者

宿每歲虔修淨土四會誦金經一時勝集無淵明

愁眉之苦大不減宋劉諸君之入東林未幾而有以

忌起嗔以貪構陷者十餘年來高賢裹足樑桶催頽

唐樓志 卷七 志梵刹

鐘磬器什星散一清淨雅飭道場事事瓦解每一念
及傷感殊甚今里賢集某崛起而謀整頓誠莫大之
盛舉也蛟以老病謝事而住僧聖先師復抱冊來叩
因思近年以來里中大檀越所作功德事不少如清
流奉真東嶽地瘴伏魔水南暨久圯之橋梁創建之
文昌閣或獨力或眾建金錢廣運無不堅好四方瞻
仰者各各讚嘆獨真君殿與廣濟橋庵未行修建豈
非吾鎮兩大缺陷事乎廣濟為駐防所據大眾束手
乃心亦未嘗朝夕忘之矧真君之永錫祚裔靈爽專
司為我輩無後福祐豈有捨切膚之永錫祚裔靈爽
務而更他求福利乎昨歲朝廷臨幸泰安感其靈應
隆賜修葺亦欲天下共樂蕃衍繩繩振今里中高
賢碩士艱于嗣息者指不勝屈而擁贊素封聞此一
大因緣自當鼓掌樂助何待勸勉夫功名富厚可以
俸邀獨此膏嗣一事得之財帛絲篲誠心施助擴址
惟有更誰求耶今我里薦紳賢達能誠心施助擴址
鼎建將見入龍三鳳共慶德星之聚琳瑯蘭玉偕卜
充閭之祥得不凡之令子誦螽斯之佳詠燕翼
貽謀永永奕禩其功德之盛不更大於前也哉

周遜庵按姜夢蛟記其殿肇于萬歷初張恭懿奉祀碧霞真君泰安娘娘而梵刹志又云嘉靖時觀音大士顯靈為觀音娘娘非陳州娘娘也二說年世神佛俱大異矣愚謂世稱觀音殿宇竟以觀音呼之獨稱娘娘未之聞也大抵泰安娘娘是實況自來遞傳碧霞真君在祠而里中先輩豈不詳知姜記為是而武林梵刹所載袁記恐傳訛耳韓應潮曰致姜記云法像迎歸於里之普濟院則里中先有普濟院佛廬梵志嘉靖顯靈之說亦非訛也總之前構三

廣濟庵 俗稱總 在唐棲長橋弘治間太皇太后周及

武宗皇帝欽賜御寶無量壽佛并帑金四百五十兩

創建尚書屠浦修撰錢福有碑記萬歷癸未重修殿

旁建普同塔先後僧方毓顯林募成 武林弘治題名

碑詳碑志 咸豐辛酉十月粵匪燬

唐棲志

志梵刹 卷七

三

重葺長橋廣濟庵記唐棲鎮界武林吳興間當山溪之會漲速洩艱橋梁易圯居民苦之鄞人陳守清竭力秉誠哀乞于四方得金若干造石為橋既長且廣功亦普矣復創庵橋南度徒守之時值孝宗朝皇太后太子資金求福遂爾充拓殿宇有御賜無量壽佛圖即供無量壽佛侍以日月遍照二菩薩衛以阿羅漢天人善才參大士變相歷年既久庵日就敝余常為動心乃與僧行山謀之而沈堯卿陳楠贊之因闢前除為樓五楹增廣禪堂開徑濬池規模宏敞夫庵以橋創橋之廢興視僧盛衰修葺宜且佛力廣大淪溺攸拯迷津攸濟故茲長橋建而精廬啟彼岸非遙法流可挹安俟夫駕龍浮魚龍哉惟是橋旋圯旋修則庵僧載募載繕之功橋庵成僅百年自守清衣鉢傳至行山實琦凡入代而行山實琦不忘本宗協力葺而廣之以圖固久則橋恃庵以永傳矣此舉烏可已哉萬歷癸未首春光祿寺監事里人卓明卿撰重修廣濟院疏棲水廣濟院其來舊矣弘治間有慈聖周太后賜金武宗毅皇帝賜璽屠尚書瀟錢修撰撰碑記萬歷癸未重修葺殿建塔僧方毓顯募成之功居多顧基長橋為全鎮瞻仰之所院北

向祀總管神階隘不能通戶舍不佞捨尺土而僧顯
林復閉關苦行爲增葺前殿供無量壽佛構宇莊嚴
非一破手力必藉資于檀女七錢農夫粒粟可以佐僣鳩
力破凡我衆生必有傾囊以應者余不借地僧不借
之費非佞佛後非媚神隨緣歡喜勿謂口捐萬歷乙
軀前孟冬漳里佛弟子丁周書于梅花樓重修廣濟
未募冬漳里佛弟子丁周書于梅花樓重修廣濟
庵募冬漳里佛弟子丁周書于梅花樓重修廣濟
仁以鎮壓之里仁爲華嚴閣廣濟則無量壽佛也王
寅秋里仁不戒於火僧太虛復新之一宇之不庇焉夫
火說者謂捍災禦患惟神是賴而一宇之不足庇焉夫
神聰明正直精爽不昧者也逼處囂溷則不足發其
靈赫之用間者里仁之役不踰時而陰持其間不難於
是神之精爽必有以大中人心而守僧顯林偕周生叩
勸成如是又何必疑於廣濟也時守僧顯林偕周生叩
余謀所以大啟之者余曰塘西於武林郭廓也二虹
於塘西襟帶也水土演而民用阜井邑之族操豚蹄
而謁者無已時非若他精藍華刹决福於冥冥者是
役也里之父老子弟並食其利惟廢墜是憂豈其不

唐樓志

卷七

計於棟榑甌甌之費聚財而鳩工余嘗妄料之西水
一彈丸之地置於宇宙之大不啻如黑子之著面無
與緩急之數瞭然矣當弘治中頭陀陳守清號請都
下東宮兼金玉璽翔舞而下至今以爲重寶焉東南
之有兩浙之有武林之有棲水水之有廣濟
層累而上亦關廊廟之慮矣以卜之人心則里人之
勸成以表控帶則先朝之賜命以始經營則陳頭陀
之規創余故曰非決福於冥冥者也子其勉之必有
如余所言里中父老子弟聚財鳩工起以應予者萬
歷癸丑秋月翰林庶吉士里人休復胡亂嘉撰周
聖夫橋庵紀略唐棲爲浙藩首鎮地屬武林吳興二
郡之界水爲天目茗雲諸流之委向有橋基世代莫
攷然巨漲洶湧胥溺是憂前孝宗朝鄞人陳守清殫
力募勸造石爲梁北跨清溪南臨仁邑於是遇仙長
橋之名始著一名碧天橋云橋成復欲創庵永守以
因緣浩大陳遂削髮入都號請輦下久之感動禁闈
慈聖周太后青宮毅皇帝勅賜無量壽佛一軸帑金
御寶層疊以頒命太監麥秀領給監造此廣濟庵所
繇窺也院北向正中堂肅然金頂朱戶以鎮者爲
總管廟廟東有廡翼然對峙碑亭者爲三郎祠座前

唐棲志

卷七

有井清澆澄澈開飲是木者無諸疾苦里緹級無虛
 日謬附景純遺跡稱郭璞井焉院旁有廢圃數畝花
 木交蔭別塢三奉廣濟之開山祖及本山圓寂諸上
 人享斯祀斯春秋匪懈歲久庵敞橋欹諸大人宰官
 捐貲鼎新者不可屈指修橋之時魯般神降陰借闔
 鎮之強有力者其助厥成夜間許許有聲詰旦則見
 艫板二具縱橫周嵌橋洞之上至今不壞院之前除
 有樓五楹即明生老人拜華嚴經處也僧臘八十餘
 寒暑不輟樓中列圖書數卷酌水拈花奉宋石門旭
 畫達摩一榻然相對作面壁觀復與張潛夫徐野君
 諸君子倡和風雅著梅花詩數十首及頌倡雜作皆
 清新可誦名士歌詩為壽疊疊盈帙康熙庚戌春三
 月某日院忽罹鬱攸災凡御賜珍蹟與老人之壽龕
 衣被一時俱燼未燬之先居人夜聞有甲馬聲相屬
 於道不踰時輒及是災意者諸天神王豫示出院之
 光歟住僧定鏡宗聖等方荷析哀號十方為重新計
 又際功令透新彙修典誌故姑撮其一二逸事俾告
 之珥筆者卓明卿同豹孫避暑廣濟庵詩稍折西
 源碧樹灣珠宮曲塢近堪攀舞衣香襲旃檀座歌扇
 風迴靈鷲山暑失清林疑雪竇雪移黃鶴鎖烟環清

池疎竹吾儕飲河
 朔口權一解顏

按胡休復記萬曆壬寅秋不戒于火僧太虛重新之
 次季癸卯春又燬于火僧顯林重建曹菽園曰康熙
 庚戌又灾住僧定鏡宗聖募建夫萬曆癸卯至康熙
 庚戌才六十八季耳被火者三康熙庚戌至今又二
 百入季矣其間豈
 無興廢文缺無記

溥濟庵 三元宮 天籟草堂 在倉橋北大佛寺東 續補志略

舊為三元宮歲久燬僧然明募建大殿三楹其後為

天籟草堂堂遂為慈雲軒海昌葛徵奇有記 康熙和縣志

天啟間僧然明由福田寺來即三元宮址重建為川

圓庵繼有德宏澈宗用宗擴充之易今名 樓水有湯

鄰初書松陰古屋額文震孟書心曠神怡額為庵中

真蹟 唐樓續

中書科中書舍人葛徵奇唐樓普濟庵記棲水橫潭
之側有三元祠一楹聖容莊肅歲久宿莽交宅風雨
是憂土人謀新之而未得也時杭之福田住持然明
禪師者名如炫苦行精修為緇流冠持一鉢走京師
公卿爭倒屣側席焉遂名動容臺儀曹給劄予冠帶
還寺且檄郡邑加禮賜之師厭苦省會欲卜居鄉僻
偶以他事至樓樂其水土深秀而三元祠旁林木蒼
翳溪流映帶餘地可構蘭若里中縉者其售以請
於是鳩工庀材規尺度寸自堂徂基凡若干畝更安
佛數龕藏經千帙雲堂香積悉拓舊制為之仍以大
殿之右奉三元誌緣起也進此殿則為天籟草堂鴛
湖吳吏部公所題贈者更進而為慈雲軒奉賜子白
衣大士里人求男女香幡願者日以不絕其前有
奉真道院左大佛禪林緇黃雲集宗旨互宣當朝烟
未散晚照入林鳴鴉數聲與鐘鼓木魚相和庵扉之
外隔橫溪不數武棹歌菱唱悠然而樂土也若其清流激
湍鷗鷺魚蝦游泳以救度為事庵成遂與里中老人
棲蓮大師之為人以救度為事庵成遂與里中老人

唐樓志

卷七 梵刹

三

結社放生幅巾鳩杖蒼白交錯月必一會會必醮錢
贖生命若干送至潭口師為虔誦西方名號加持梵
語萬聲畜諸深處諸暨孝廉楊君從本作詩贈之且
顏其額曰普濟取其義也余聞三元統御萬靈與普
無聞者亦不少矣梵刹宮所在尊禮然其間漸沒
不與蔓草寒煙淒涼相帶是知緣興廢固在人而
不在天也矧放生一事水族歡騰解網罟刀砧之苦
俾涵濡耶育之休其功德又何必思議哉故因歡喜
讚歎之次筆而為之記宮詹學士周之麟碑記吳
越為江南福地錢武肅時永明禪師尚宏淨土
法門兼行放生著宗鏡錄表勝一時今七入百年餘
風猶在於樓水薄濟禪院猶及見之棲水屬武林西
北偏與茗雲兩區接壤烟火萬家勤稼穡習詩書富
民頗善居積而浮圖梵刹鐘磬相聞不失康僧始來
赤鳥遺意溥濟其最勝者也先是故明天啟間然明
上人繇福田寺飛錫此庵實為經始歌咏梵唄嚴淨
毘尼士女嚮風羣然歸往繼有上首德宏善述淨業
再傳為澈宗用宗兩禪宿自敦行六度外兼通口誥
比諸僧祐之普通道宣之表龍朔每歲時放生則遊

魚潛澡飛鳥翔空庶幾萬物一體之盛六時蓮漏接
踵高賢開齒苞于中流見瓊柯之寶樹聞者躋之
嘗閱梵典知歷劫以來佛道長遠彌陀為君釋迦
臣彌陀為父釋迦為子是以能仁御世尊尚西方
度迷津往生淨域此方世界歷成佳壤空從人壽
萬四千年始為一劫于彼極樂國中纔一晝夜淨
之妙何如者哉如來往昔名流水口口口口放生
遊魚十千盡得成佛樂音樹下金口口口口口
言重辭復顏真卿行化於唐蘇子瞻繼美於宋職
言耳溥濟數畝之宮莊嚴像設言淨土則不愧遠
何以放生則居然智者魚魚雅雅優哉游哉三代
何年為準竊恐後之視今未如今之視昔願從此
盡未來際任此庵者以竹林清舍為道場依貝羅
為草座羣羊跪聽斤鷄來巢把肩宋雷相逢陶謝
不負澈宗用宗兩禪宿者畢生構建也地若干畝
字某號池塘若干畝某字某號檀越某人例應並
以傳後來不揣固陋謹述大略樹之豐碑記茲勝
工科給事任辰旦書時康熙歲
次開逢困敦春王月吉旦立

唐棲志

卷七

三

按院址坐落伏宇號計地壹畝柴分陸釐捌毫有零
在入畝完糧兵燹後甯郡市藥者謀作公所非里人
所願也後如修葺宜仍改三元宮以復古迹無使
久佔誌之以告將來光緒甲申里人夏之城記

大覺禪院一名大佛寺

在溥濟庵之左

葛徵奇溥濟庵記

俗呼大

佛寺在倉橋北順治三年里人朱文耀捨宅為寺時

武林永壽禪院僧智先於河渚募萬人緣塑丈六金

身大佛三尊於厥有佛無寺文耀夢感莊嚴巨相偶

至佛厥仰瞻金像恍符夙夢遂發願捨宅迎像至唐

棲延僧智先任持香火助田若干畝并立捨書其後

事多更變繼住者仍智先法裔樓水殿後為方丈寢

室客堂俱備寺後有隙地小池可以種蔬藝竹雖近

市廛了無塵雜氣棲里景物略雍正以來荒涼蕭索住僧

星散乾隆壬午里人汪烈功棄妻子祝髮住此改門

徑東首額稱大佛寺將朱氏捨宅之大覺院功德一

旦泯滅良可憫焉爰將先輩緣起事實及朱氏捨書

紀後亟為改正周遜庵寺院編嘉慶初年里人沈洪波倡捐

創建大雄殿舁大佛於內繕葺一新後以住僧無常

漸就傾圮巡署兵某暗中租賃漁利里中人亦無過

問者咸豐八年韓應潮識咸豐十年粵匪燬尚存朝西樓屋六

間平披一間牆外朝西平屋三間左側臨街樓屋三

間平披一間由里人寄叟公議永歸梅公社祭祀產

唐棲志 卷七 志梵刹

三

張超微大佛禪院記略西溪曲水庵古德法師有高

足日淨光克振宗風歷登講席後建廠于湖墅發心

募萬人緣裝三大佛都人忭舞檀施若流不閱歲而

像告成焉有唐棲善信朱某僑寓武林曾夢三丈金

身莊嚴巍煥相投棲止覺而誌之偶因蘭盆勝會隨

喜於大佛厥瞻禮之次忽見三大世尊金衣滿身儼

符夢中所覩者遂於唐棲橫潭之側故宅捨之改奉

大佛力募千夫送至其地并延僧淨光及苦修數輩

主之會鼎革後山門荒圯佛像類黯顯寧仁庵大和

尚發慈悲心許卓錫而不果遂禮請法乳建方和尚

住院三年以承先志今主院者仍為淨光後人竭力

募金裝佛起衰振敝厥功偉焉橫潭張半庵誌

宗堡記朱耀先字繼泉以冠盜驚心觀世感動遂慨

捨此宅不遠百里舟車武林移昔之所為永壽禪院

有佛無寺者和尚向諸檀茶請于雲棲大士之靈而

得之此大覺禪院之所由興也檀信為虎林劉公元

城錢公雍明陸公處玄聞公心禪西水金公楚石卓

公海幢范公巽之張公無疆諸君子也侍奉為雲棲

淨光師德相隱西湛生諸禪那也曹岷大覺院緣

起大覺院俗呼為大佛寺倉橋環其北橫潭繞其南

山光水色地頗幽靚中奉立佛三尊巍峩無比惜屋宇卑陋未壯厥觀先為里人朱文耀宅嘗夢感莊嚴巨相心甚異之後往湖墅偶于新馬頭隨喜至大佛廠仰瞻丈六金身恍符夙夢遂發願捨宅改作禪林率眾迎像至樓并延僧智先住持香火且助飯僧田若干畝接濟四方雲水雲蒸潮湧一時之盛按捨書本末實肇於順治三年七月也既而時事多端智先亦失明謝去田返汶陽矣嗣有會城比巨尼無塵了然契侶借枝於此香奩繡佛又一規模荏苒數年復飄然散去迨至康熙某年間鑑方和尚寄跡于茲苦修岑寂後遷界河之德雲庵繼住者為智先徒法華山僧等昱號道燈似續嫡乳今瑞文聖修皆其剃度裔也然常住蕭條口就荒圯其左即薄濟庵比隣而居中問為何氏佳城樹陰交蔭日夕林鷄弄聲與東西經唄磬魚相和門外棹歌漁笛悠然到耳固一幽栖簷葡林也但名不挂于梵志邑乘而兩朝僧俗廢興人事往來代謝可謂白衣蒼狗變幻極矣不可不書其緣起以備後之覽者謹識 采文耀捨宅契計開住房一所坐落倉橋八圖北首坐北朝河門面六間進內甬道樓廳四間又側首竈披第二進天井一

唐樓志

志梵刹

三

方兩傍廚房四間佛殿樓屋五間西廊一帶第三間平房三間兩傍禪房後空園一方東至何家墳地南官河西至本家墻北至張家屋自己墻四至分明上下磚瓦門窗戶落板壁木石一應俱全下連基地叁畝五分七釐六毫順治三年七月日立捨書朱文耀室王氏男士傑兄文光姪應文親王仰溪見捨友張茂甫陳夢昂

奉真觀

南聖堂斗姥閣

在普濟庵之前

葛徵奇普濟庵記

洪武間張

真人題曰顯教院宏治中里人丁孟澤卓景清道士

施孟暹許曰清等割院餘地易徐氏地充拓鼎新後

圯修不一康熙中里中卓亮庵創修為樓上名勝樓

文乾隆間斗姥閣燬至庚辰羽士沈元符等募建未

竣工元符羽化繼者張希南續募完工樓水成豐辛

西粵匪燬

傳明卿重修奉真觀記夫馮依有道乎神馮石而能
言龍馮雲而變化白鶴太乙馮華達摩慧可馮嵩岱
顛則碧霞元君馮也得其馮而神斯人神之不神
能自神哉若爾神之馮亦大矣北極佑聖真君厥靈
固彰赫爾我成祖太宗文皇帝躬馮儉而佑玄玄則
有武當之宮世宗肅皇帝繼志修禪左宮于白岳茅
山輝煌金碧宇宙映照為崇奉所神惟保障寰瀛奔
走梵視咸神是馮亦勢也唐棲為杭之巨鎮山白天
目透迤而舉亭黃鶴水發苕源濛紆汪漚而五林棲
溪鎮南陲舊有奉真道院國初天師張某過而題曰
顯教院蓋年久就圯宏治中父老丁孟澤余王大父
澄道士施孟暹輩講舍廢而起謂神居去前溪稍遠
面陽弗燥淪塵弗潔瞻禮罔恢度將易置焉以費繁
中輟比道士許曰清真人府知事俞大彰孫也玄脩
于斯有年復從二二三父老議申之分署別駕王公割
院餘地易繕於徐氏鼎新之佐厥成者咸至傾橐指
困庀材鳩工凡三月竣事蓋曰清率徒躬畚築殫精
力落成迺述玉樞寘前玉虛奠後繚垣翼廡地既寂

唐樓志

卷七

三

閭宇復麗爽開闔諠隔溪山秀挹神其得所焉依云
夫玄冥為入天增彩而玄天符宣靈囊藥潛施而三
師績著靚將蠹雲中飄真香下界彰赫爾矣矧祝融
煽虐旱魃為殃罔不精白首裡心齋露禱反風興雲
格應一鎮莊嚴萬戶虔祝者哉閱五嶺傲克樹碑父
老請余庸紀歲月萬歷九年三月望光祿寺監事卓
明卿謹著

治庵 在石日圩康熙初木庵禪師卓錫里人沈道明

庀材獨建為師梵脩地 棲水 咸豐辛酉粵匪燬

熊光裕治庵記去武林五十里而遙為唐栖市廛鱗
次舟車絡繹山則皋鶴峙水則茗雲滙流琳宮梵
宇紛如碁置屹然稱巨鎮焉四方學士大夫高賢勝
侶往來其地者每縱覽極日停撓不忍去溯鎮而南
有溪曰石目襟山帶湖澱洞漪洑烟雲萬狀溪之前
後如蓮甸先生之水一方胡休復先生之柳堂喬木
蔚翳花竹扶疎皆著書所也木菴禪師偶從維揚來
憩足於此顧而嘆曰佳山水在是共可去乎得把茅

唐棲志

志梵刹

三

蓋頭煨芋果腹吾願畢矣遂構數弓地築精舍三楹不逾月而工就朝梵夕唄一燈熒然磬聲鐘韻時與溪上之漁歌收唱互相答也地向淪荆棘中虺驪接跡鬼魅經行人罕至者自木菴居後遁伏遠徙溪人咸以爲神豈非地以人靈耶蓋木菴以佛祖之心動人鬼之聽有惑必通斯其一驗矣余承乏茲士間以事至唐西簿書之暇稍得登臨山水木菴又素與予爲方外交至是遂以其額來請余因顏之曰治庵蓋欲以斯室爲之大治而鎔鑄羣有也木菴爲天目大覺國師之孫報恩遜翁美和尚之嫡嗣淵源深契正印全提而其閱覽治聞探窮幽奧毋論淵源雖大儒不加焉結廬以來門庭粗備繩牀木几枯坐如愚瓢笠之外一無所問嗟乎木菴之同學者不之也或振錫登壇大眾圍繞名震一時而木菴獨匿影於此一身之外無餘人一卷之外無長物此其寂寥澹漠豈惟堂頭不爲并不及脩齋誦經者之有精藍持鉢坐關者之有香積也嗚呼木菴之志蓋深遠矣後之過治庵者其爲木庵善成斯志而護持不衰也余大有厚望焉

沈元琨再過治庵訪子蒼禪宿詩尋幽重得叩禪關細草繁花滿境斑雨過長林春寂寂溪流曲埤日潺潺結廬爲演三車法種竹無多半畝山坐久頓忘塵境隔條然如在白雲間

大悲庵 在東小河康熙二年里人丁尙賓捨地正心

慧禪師募建康熙十二年里中陳子祥無嗣捨住宅

爲佛殿暨邵朗如鈕德泉捐貲契買沈氏池塘立社

放生因稱放生池 樓水 乾隆五年僧敏中以形家言

改山門東向未幾捨去至十七年以無僧住天清宮

道士李惠吉攝管道光初年以舊址改建金龍四大

王廟 唐棲續補志略

衛生道院 在大魚池東側僅隔一隄南向臨小池板

屋三楹兵燹後羽士沈一秋以繪畫貲創建

如意庵 在大魚池東南唐樓續志順治十五年僧不迷創

建繼有法師覺朗大生于雍正四年重建觀音殿其

徒豁然於乾隆三年間充拓庵之左右池地樓水道文乘

光年燬於火唐樓續志略咸豐初里人重建庚申兵燬光

緒七年僧廣緣復建

曹菽園如意庵詩庵呼如意命名良客到元朝喜欲

狂潑潑跳魚臨水閣飛飛去鳥落風檣螺峰蒼翠當

門湧漁網晴空隔浦張聞與鄰僧新打夥一池分取藕花香

塔址 在跨塘橋西萬厯二十九年里人於跨塘橋西

大溪中築一塔址下榷巨石將建浮屠基成而塔事

寢 呂山溜募建今建三神閣為一鎮鎖鑰府志餘詳祠

廟三聖閣注塔址夫容為棲景之一詳雜記

采麀咏塔址詩不具凌霄勢蒼茫涵倒景萬象沈沈

謬蛟龍抱寒影徐士俊塔址詩客舟幾個趁風還

谿口何如江上山兩岸秋光渾欲住芙蓉殘址月明

間采樵步張網孫原韻咏塔基詩伊昔思保障疊

石聚為墩巍巍三傑閣竊立規模存變革起庸夫一

朝搖本根折危樓鶴巢厯亂春流根魚龍驚潭底蚩

氓笑彼昏舊跡半銷沈銅駝同愴魂會見卅年後留

土塞水門嗟彼波折中變幻乾與坤按張綱孫詠

塔基原詩已詳何志范暹咏塔基詩金輪經廢久

遺址益淒淒石古蒼雲沒臺高宿莽齊江山鬱懷抱

風雨過常低安得標重建攀蘿聽鳥啼

王同日近鎮寺觀自水北由東而西迄水南由西而東而終

於塔址略加詮次以志其原始其無名之尼庵不與焉其在各鄉村者分鎮東路鎮南路鎮西路而

唐樓志 卷七

序次於後

鎮東路自塔址以東至博陸村止

多福寺 塔址塢南宋時有多福寺多福塔寺廢今皆

為墟墓池沼武林梵刹志

顯忠寺 在豐年鄉漳溪村宋嘉泰年間建宋甯宗微

行見僧持誦問之曰何謂也答曰忠以事君祝壽常

事偶爾稱旨遂賜今額元末燬明洪武年間重建萬

杭州府志洪武二十四年立成叢林夏時正杭其北有白

華漾樓里景物略

丁養浩和顯忠寺壁間韻詩白髮年華邁紅塵世路非考槃深澗裏甘與鶴同歸

唐樓志

志梵刹卷七

望

福全寺 在豐年鄉漳溪村北元至元七年建元末燬

明洪武三年重建二十四年併顯忠寺夏時正杭

沈朝煥重遊福全寺詩豈日長通客幽探續舊緣松杉流水外鳥鵲寺門前法轉三明明鏡林通入解禪山

僧作回向妙果合人天樓迥編簡在□□□杯偏一飯分香積泥蟠記往年沈璿初福全寺樓晚眺詩

水勢回環隱寺深鬱葱刺眼慕遙岑桑麻靜引村庄味松竹時聞宿鳥音數抹晚霞憐獨步一樓涼月快

登臨幽樓正合龐居士散髮行吟斷俗侵又寓福全有感詩家室難謀兩鬢華東西南北寄生涯芝房

竹塢蒲團坐不及山僧尚有家

廣福廣安寺 在孤林村晉天福八年吳越文穆王建

名慶安宋熙寧元年改是額夏時正杭

龍華廡院 在孤林村宋紹興間建夏時正杭

觀音閣 在錦林村 棲里景

了元樸募建錦林村觀音閣疏經云一切眾生作黑業者黑業相續作白業者白業不斷達摩謂南天竺王曰汝勤修白業護持三寶涅槃經云作不善業地獄受苦故名黑業作善業者天堂受樂自在明了故名白業此因緣果報之說疏鈔云三檀者資生檀無畏檀法檀布施是資生檀持戒忍辱是無畏檀法檀者精進禪定慧也此布施持戒精進之說然則作白業者豈專在布施言布施者豈端在造佛堂乎布施為白業之一端造佛堂為布施之一端為慳貪人說法不得不從布施起止觀云六度對治六蔽布施治慳貪持戒治破戒忍辱治嗔恚精進治懈怠靜慮治散亂智慧治愚痴因其蔽而治之可以轉鈍為通至云大通則一切圓滿矣故云盡妙理者莫如法門變凡夫者莫如淨土偶因棲水跨塘橋有僧請建觀音閣屬予為疏因敘佛法數則為世人勸雖然先輩徐公于三十年前曾有募疏尚未成就予復疏于今日能必其成乎聞之嘉靖間荆王夢人云補我衣裳當保佑王子孫王曰汝何人其人曰王但張目而視側

唐樓志

志梵刹 卷七

三

耳而聽當自知之一日偶閱畫見觀音像頓悟神語曰張目而視非觀乎側耳而聽非音乎府旁有觀音閣王往視之棟宇毀壞塑像為風雨剝落矣亟命脩飾立碑記之曰由此想像推廣凡張目側耳無非慈悲感應則無非觀音也何獨靳于此閣乎至觀音之慈悲感應又書不勝書矣請就楊枝一滴作大海觀辛丑六月漳水隨緣居士元樸撰

保江寺 保江院 乾道間名在城東北豐年鄉五行村

宋乾道間建元至元間燬洪武二十年重建二十四

年併慧日寺 夏時正杭州府志

慧日寺 晉開運元年吳越王建于城西孤山名廣照

宋大中祥符間 梵志云祥 移建仁和之博陸村改今

額元末燬明洪武二十三年重建二十四年立成叢

林杭州志慧日天王保江西隱諸刹跋峙博陸村創于

宋燬于元復興于明惟慧日則建自開運然從孤山

下遷易今名亦自宋始也資慶白長壽村移博陸不

知何時載復載圯已沒于蔡蕪瓦礫矣而僧如圓改

築西水儼如雙林廢興非獨人事亦有緣感矣武林

襟帶之水至博陸而與携李代迴環盤礴鬱秀之氣

若聚固宜諸刹鱗起也胡允嘉題武林志

丁酉軒題慧日寺并序曰成化戊子博溪王思政延

吾先君與唐元愷元性王宗盛館賓謝宗南倪伯玉

至其鄉慧日寺觴于水亭之上予與仲兄師哲亦廁

席末酒酣宗南有作予和之書於壁上今五十九年

矣當時同席者今無一人予亦白髮種種追憶舊作

能不愧慨詩云博溪溪上一追遊慧日名山萬木秋

唐棲志

志梵刹卷七

三徑草堂通別墅一間茅屋澈清流月明村塢僧歸
晚雲掩松關鶴夢幽尊酒醉來成一笑高風絕勝虎
溪頭按萬歷杭州府志曰慧日寺洪武二十三年
重建武林梵志曰洪武十四年重建意者二十四年
立成叢林之前于十四年
二十三年兩次重建歟

天王寺 在豐年鄉博陸村東紹興元年建請今額瀆

祐間重建元末燬洪武十五年重建二十四年併慧

日寺夏時正杭州府志在仁和縣東一百里宋高宗紹興年

間建名永甯庵理宗淳祐四年法雨講主請勅賜額

天王院洪武初復建名曰寺武林志

西隱寺 離城八十里宋乾德元年建元末兵燬洪武

十四年重建夏時正杭州府志在博陸村大河之北

萬壽庵 在博陸村萬壽橋側武林志

純一院 去城東北六十餘里博陸村宋嘉定年間建

元延祐年間重建陳善杭州府志 洪武二十四年立為叢林

明末燬

國朝順治十二年僧楚天復建棲水文乘

杯渡菴 在博陸村相傳吳越王時永明禪師建與長

耳定光更相倡和於此蓋師宏道證果在放生故以

放生社會相沿棲水文乘

博陸杯渡菴延生社放生引昔永明智覺禪師始居俗時以本誓願故不惜身命用官錢放生逮羅重辟感神人夢告吳越王遂得出家宏道住持慧日與長耳定光更相唱和世咸知其為無量壽佛誕生人間

唐棲志卷七

器

故蘇子瞻曰眾生應以市曹得度禪師特現市曹而為說法由斯以觀蠢動以成佛正因放生第一我吳諸佛護念如保赤子所以澄瑩清淑之氣鍾為肉身山越水間岫石瑰琦豁光澄瑩清淑之氣鍾為肉身大士所在林立熾然演法今春山僧以持鉢過博陸杯渡菴憩息三宿無論望族單門皆仁人長者篤信宗乘一體物命思以末俗類波燃大智燈作大饒益因相與議及現今海內纓槍迭起剽掠不休盡十方身命率皆危途朝菌促等蟪蛄其求延片刻之心如倒懸需解渴乏須漿此誠夙昔宰殺生命之報也既墮此劫運宜速回心捐不堅財為眾善倡賢含靈首領於刀砧贖橫灰殘軀於鼎爓力解倒懸慈充渴乏豈非洪王種子能贖回生之慧命者乎故欲植少善緣登不退地無如慶生之圖全命乎故欲植少善目垂手念永明夙誓之宏深悲大地寸齡之淹忽放一生而恩週法界釋一命而壽證無疆蓋用已之誓投如來誓海之中本無二色全物之命獲善逝金剛之命唯此一機凡我同人各宜努力謙讓未遑即同錯過珠泉道人齊義題

時思庵 在城東北豐年鄉城溪村宋淳熙間建元末

燬洪武六年重建二十四年併慧日寺夏時正杭州府志

羅漢寺 在亭溪村宋政和三年僧釋道經地聞鐘磬

聲遂開佛刹乾道四年移請今額元至正末燬明洪

武六年重建正統間僧曇定復加增葺今康熙十六

年住持源澄益拓殿宇請元瑞法師大開講席立為

叢林趙世安仁和縣志寺有古樹相傳吳越王時所植棲里景物

略

明張行素輅題詩千年古樹蔭僧房踊踵那堪作棟
梁自與彭聃同歲月不知吳越幾興亡龍蟠古幹波
光動鶴立高枝月影涼竊憶蟠
桃今又熟欲隨方朔去偷嘗

唐棲志

志梵刹卷七

望

鎮南路由界河而南至超山獨山以大河東南為界

天遊庵一名慈壽庵距鎮三里許界河之中里中沈居士

長宸供養金陵素慥上人以祝母壽上人恬澹禪寂

頻年不出戶庭閣內梅竹森然蒲團茗椀而已今以

沈故改名慈壽棲里景物略雍正間庵歸三昧為下院今

住持者三昧庵僧朗月也棲水文乘相傳閣外竹間高阜

有宋宮女遺墓每風清月明之時聞環珮珊珊若隱

若現今裝魚藍大士像而光影遂滅焉棲里景物略

張超微過慈壽訪素慥上人有贈詩禪門白拂拂于
蟲捧喝機鋒總未分安得與君三日話盡將語錄棄

焚如

六息庵 在界河村卽近天遊庵雍正間毀樓水

德雲庵 俗呼畫師庵 在西里之南界河村樓里景 元初里

人李誠建中峰祖師駐錫於此趙文敏公相與倡和

游戲繪事內有畫壁一堵今毀樓水初不知所自始

天順間僧志詳莊嚴遺像于座下得書一緘云宋末

元初戎事始定西天目山中峰祖師舉棹江湖船居

十載南抵錢塘北遊蘇秀乘此光風霽月鑑水平波

優游涵泳而樂道也因泊船唐樓鎮下鄉耆李誠從

師慕道乃于隴右平區修築幽居以為祖師祁寒盛

暑燕息之所子昂趙公相與往還論道扁曰德雲庵

唐樓志

志梵刹 卷七

巽

有詩云舟停蘆月渚僧憩德雲庵之句又云伽藍基

址佛殿僧堂乃是聖朝土脈古德嘉猷昭於千載之

久福裕斯民者也後嗣宜遵先訓緜福祉于不朽庶

幾不昧其肇矣乎按庵是居士李誠為中峰祖師創

以供遊息者也書不知何人筆亦元時住持此庵遺

訓後來者今僧如曉熏修其中在塘西南界河去市

五里武林 康熙年間鑑方和尚退大覺院居此康熙

庚寅圓寂塔院在顯甯寺樓水

胡允嘉詠德雲庵僧休公點茶二囊詩發覆青於翠

沉瀾散積痾品看雷筴上香摘雨前多客思迷春草

茗訣携籠一相過

睦庵 在清波塘上為慈相寺下院又云菴後有南宋

時古墓一名上墓庵今毀 樓里景物略

竹隱庵 在六墓村北里許菴為住持承真建中有放

生池卓春坊朗彞為承真作壽塔記其西為安橋里

景物 今則荒涼寥落 樓水

徐士俊重修竹隱庵募疏竹院逢僧卻勝松問喝道

蓋十年於茲矣今聞於竹隱庵為法幢小憩之地庵

故在棲水之南村夫大隱隱朝小隱隱市逃名而名

我追雖桑下宿不踰三竹林何論魏晉師于庵有緣

則庵之不應荒寂而必鼎新之也固宜乃余於竹閣

有感焉竹譜有箋竹書有紀西湖則有樂天之竹閣

齊安則有禹偁之竹樓神有竹郎之祠民有竹溪之

逸擲杖化龍飛去是竹而仙脫籬而悟徹無生是竹

而佛子猷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然則此庵何可一日

唐樓志

志梵刹 卷七

罷

無阿佛耶况近年以來人多樂善施供如雲與其別
建刹竿不若重修福地自此而丹堊之金碧之華香
在下華鬢布空竹影龍蛇不啻天龍擁護是在師之
妙結因緣與夫宰官居士善信男女之能頂禮大師
奔走梅檀林者
余其饒舌也哉

大梅庵 在六墓村卓海幢為作募疏 樓里景物略 洞瑛禪

師棲隱於此今廢 樓水

雪林過大梅庵贈洞瑛法兄詩扶筇遠過碧沙汀雲

幕重重遶外垆不遺花飛隨水去恐人踏破薛苔青

絕風塵花陰入座堪留客雀步行厨不避人病士已

來通一線頭陀欲過雨兼旬蕭蕭夜半緝經罷冷口

寒颺上翠筠 宮律秋日微雨同半絃文谷訪洞瑛

和尚大梅庵暮歸即事詩二首一棹穿秋口尋僧春

竄巖坐談幽勝處花鳥欲淒淒相將尋勝久携侶叩
荆扉路遶烟雲入林荒更鳥稀寂聞香自妙靜聽語

尤微不惜歸途
晚飄零上芟衣

按六墓村庵基今成廢址無攷

興教寺

在青林村

棲水
文乘

吉祥院

在城東北豐年鄉青林村晉天福五年建名

福臻宋紹定四年請額元末燬明洪武十五年復構

二十四年併顯忠寺

夏時正杭
州府志

吉祥禪院在仁和之

青林里去城東北五十里自晉義熙中惠遠法師始

結茅於此五代晉天福五年高祖為古源清禪師建

大殿賜額福臻至宋咸淳三年節安法師募修增建

鐘鼓二樓淳安何熹之撰記

棲里景
物略

唐棲志

志梵刹
卷七

巽

采淳安何熹之重修福臻寺並增建鐘鼓二樓記粵
自東漢象教始立於中邦迨至蕭梁宗指初傳乎東
土由是有萬乘之尊或親講于永明或捨身于同泰
寺刹之盛自此始矣隋唐之際興替相尋而道場覺
苑漸多淪沒於榛莽爰及五季國如傳舍世道維艱
雖有崇高之舉未遑盡復至我皇宋受命修廢舉墜
凡寺刹之在朝壘者咸得更新焉愚以為奉一佛即
奉一切於寺刹之恆沙佛一切十方恆沙佛本同一
不必於寺刹之恆沙佛一切十方恆沙佛本同一
山水久矣因而歷遊名刹徧訪高流未有地勝跡古
戒律精嚴如福臻寺者離臨安東北五十里許超
山之陰棲水之陽介永和入境之中居青林數頃之
上山屏水帶松茂竹苞梵宇翬飛覺王莊飭龍潭前
對時聞風雨之聲鳳嶺後迤絕宵來儀之狀左有玉
梅交徑不減林氏孤嶼右有銀杏參天猶抱晉時老
幹鼎烟起則雲霧迷天燈火明則輝煌滿刹垂簾禪
定寂然聞無其人登座譚空條爾緇流雲集途中絡
繹無非夷塞之歸依屏上珠璣盡是遊騷之吟咏其
他樓閣亭軒園池臺榭不可殫述夫一處之景春秋
有異觀一日之觀朝暮有異趣心有所樂不可言傳

洵乎兩浙之名區臨安之勝境也余族氏在寺之右
偏相去咫尺故常往遊其間已丑歲節安法師登座
遠近來侍聽者以千計余亦與焉承師晉接甚殷盤
旋累日因詢其寺之始師憮然曰宮橫草殘碑難覓
百年而凌霄梵刹幾成風雨之宮橫草殘碑難覓
蘇之字其詳不可得聞已請以其略為左右縷陳之
自晉義熙中惠遠禪師遊於吳欲隱於此始結茅以
居而時人未知其為遠公也無何而蓮社諸賢敦請
命其徒某守其廬而去以後法嗣不絕歷宋齊至唐
漸拓其區宇至石晉時古源清禪師行潔瑋璋名播
京師高祖聞而聘之師入朝優以殊禮命說華嚴經
未及竟欲為之起精舍於畿內師力辭而歸仍勅有
司建殿於故居賜額福臻而立吉祥清淨兩房時在
天福庚子歲也自是以來賴先衲之守成幸宗風之
不墜近荷善信捐貲重加修葺僅得還其舊觀無所
增益於是復叩檀那增建鐘鼓二樓茲方經始矣俟
落成之日請為我記之余嘆曰噫嘻美哉結茅笏地
有遠公之肇基起宇層雲有清公之開拓今吾子又
能修固於口將頽起衰而復盛中興緯績子誠有焉

唐棲志

志梵刹

完

二公為不忘矣師惟謙抑而退越二年而二樓果成
又明年師再以記請予不得辭即志余所見聞者如
此咸淳辛卯孟冬一日消安何熹之記錢塘施之
樓吉祥禪院記略嘗歷覽古今輿志咸推武林西湖
形勝甲天下余不佞生長於斯毋論名梵巨刹即茅
庵石龕時借二三知已盤桓遊息其間或峙為崇山
峻嶺或流為飛泉噴瀑或植為古幹喬姿更加名流
鼓吹于其中高衲繡黻於其際自是翼後繩先令觀
者神情怡懌耳目爽達而低徊留連不能去然不第
兩湖兩山為絕槩也秀色遐分濱湖十百里內靡不
嘖嘖堪數迺絕槩也秀色遐分濱湖十百里內靡不
里而遙從湖山視之則又稍東矣絲皋亭山起脈迢
遞以及超山為武林東北一屏翰院基拓于超山之
青林村不數里而為唐西巨鎮在焉余構別業於皋
亭讀書之餘每往來此境愛其地僻而事簡為商賈
仕客之所少至已而挹其流泓環抱兩支如帶又望
之有若垂天之雲掩蓋其上疑以為高峰大嶽而非
也詢之主僧權公仰雲者告余曰院右有銀杏樹儼
似秦華喬松余亟往視之大可數十圍高可尋百丈
耳目神情頓成異彩恍惚間樹杪生風葉空响籟幾

唐樓志

卷七

辛

幾乎呼吸帝座乎攷所從來蓋自晉天福中聿開院
 址遂貽此本培養至今洵千百年神所鍾靈雖兩湖
 兩山不可得而多見與僧又為子言是寺也初額福
 臻既改今稱經始之日地畝以千計梵宮猶多而僧
 徒繁盛歷宋朝嵩呼嶽祝諸隣刹僧咸集於此罔或
 不虔迨元末燬而皇明受命乃復煥然更新者其洪
 武初耶踵事增華者其成化間耶問誰為肇興之祖
 則宗清之力居多問誰為繼起之宗則節安之名較
 重京師說法四方矜庶幾歷代禪宗因而表著然
 亦滄桑迭變而古制不能盡復矣數畝之外俱為豪
 右所侵一宮之中猶分士穀之半昔因黼黻有人
 則鼓吹誰主語未及竟僧若不禁歛歛再四者然予
 因為正告曰茲院雖不隸兩山兩湖之間縱觀其面
 之崑然而時者何莫非崇山峻嶺也左右如帶交瑣
 于前者何莫非飛泉噴瀑也烟雲若蓋森鬱于旁者
 何莫非古幹喬枝也宗清節安不愧名流予獨何人
 遜言高衲乎余猶聞往歲土穀祠圯眾旋散去子乃
 捐衣鉢餘貲董其工役爰糾入境士民共為輪助而
 廟貌賴以重輝司其香火不絕何况千百年名梵巨
 刹幸有子在豈終此區區數椽僅蔽風雨已耶伽神

化城庵 在城北永和鄉東元至正閒建明洪武二十

四年併顯忠寺 夏時正杭 古井尚存井欄刻瀆祐四

蒲後二日錢 塘施之樓述 以附諸湖山勝事云爾時崇禎癸酉飲

有靈必陰護子不數歲而紺殿巍峩金容赫奕余幸
 再觀落成厥功懋矣子其勉旃仰雲唯唯相顧踴躍
 遂請予為之記以誌不忘予唯道法興廢各有其時
 亦惟繩先翼後之貴得其人焉以予所知仰雲者囊
 無餘貲每於課誦所得不以營己衣食悉以脩佛事
 供土木之費其志行真可媲美前人矣伊師龍公雲
 川澹樸自持不與外事所稱佛家苦行弟子又裔孫
 如玉明如自新如一如輩皆精進不怠以求益於知
 識其最幼則湛源且以妙齡勤修樂與善人長者處
 更規其志趣足嘉不與俗伍者已後先得人其能黼
 黻舊業鼓吹前猷而使喬木清流並傳高峰大嶽於
 千百年後可券俟也余不敏既無力護持苦不文又
 無能讚嘆惟其耳目神情所低徊流連不能去者聊
 為紀其大略以附諸湖山勝事云爾時崇禎癸酉飲
 塘後二日錢 塘施之樓述

年四月上旬惠塔主置門榜化城深處趙孟頫題林

范志明季廢

國朝順治初里人何思川同僧無染募貲建屋三楹請

皋亭崇光寺傳天台教觀楚葵法師靜修三載樓里景物

略康熙五年孔昭禪師掛瓢於此樓水咸豐辛酉冬

粵匪燬同治六年里人朱口沈永祥等募建佛殿九

年僧杭五建平屋四楹光緒十四年漳溪胡奎揚唐

樓夏思誠經造井上平屋兩閒

卓發之馬鞍山化城菴募疏里中無他山便以龜馬諸峰為巒岫實一土阜耳然山態與人相接人習而樂焉雖泰岱華嵩之仰止不是過也夫中國無妙高崑崙便以泰岱華嵩為方岳亦如以龜馬為巒岫耳

唐樓志

志梵刹

卷七

天姝仙媛世不得見便以西子為絕色亦類是也自西子又不多得而桑中陌上皆西子矣情之所鍾搔首踟躕較之吳宮乍接時情景豈有異耶雖然千載而下實不知西子為何物安知苕蘿山中館娃宮裏句踐夫差之眼界一時統不得好女子適逢夷光便爾意銷心死耶余觀今日文人才士真實以為絕世獨立可與俱死者未必果能驚他人則今唏噓弔古之人空自神往而吳宮人未必大異于山陰道上媚人矣化城梵刹在馬鞍山之麓山為里中西子刹則西子面上靚飾也今靚飾銷薄如夜深朝冥時願諸人各施粉澤為美人助粧如見西子而吝粉澤是與魚鳥之高飛深入者等耳徐泰化城庵題壁詩越嶺汗如雨深林足暫停衣襟溼嵐翠屐齒觸苔青石隙噴龍沫松陰控鷓鴣言尋古蘭若鐘磬隔雲聽幽境如蛇曲新篁夾古松山門閒不啟野衲病還慵啜茗評泉味捫碑別薛茸何來一小烏啼破綠陰濃按類編云宋高祐元年建并有宋室龍牌蓋井欄石刻為高祐四年所置則菴之建必在井先也府志以為元至正間建者其重修而非創建之始乎

觀音庵 西竺庵

在馬鞍山化城庵之西供千手大士

像中有池一方古梅環繞真梵修最勝處光緒十四年汪道生沈金簡夏同聲經建彌勒殿三間倩朱姓住持供奉香火護視墳墓

泗水庵 馬鞍山西小支曰白栗山山之腰舊有小庵

一區不知何時起建先為比邱尼所居尼卒無後宏

治間四明僧瑾與其徒誠相繼居此遂因為僧居庵

之乾隅石罅間天生一井

西軒類編井詳山水志

胡允嘉重修泗水庵募緣疏余家西水不堪近市之巖雜每棹小漿携小茶竈泛葭葦苻藻間終憩泗水焉若涉超之巔迤邐入皋亭尋黃鶴又以泗水為椎輪矣其水為泉窺之若井其下穹然不知其方廣也

唐樓志

志梵刹 卷七

三

履其上穹然者如鳴箏發阮鑑鏘而應汲瓶落手蕩激以去非縷縞可縹而得水味不敵錫之慧金之中冷澄之則清和有韻不敗茗色背負小阜連崗突石可眺可游接阜以中斷為峽林木陰蔚紆杳而入恍異人境若夫鳴鳩夜月雪霽冬松花濃葉赤人寂徑清即謝有東山之勝陶愛匡阜之幽亦足埒矣然予於是更有感焉字水曰泗其山為龜為馬峙於左右東齊河洛之遺事此必有人焉慕其風以錫其嘉名為隱學樓築之遺碑沉志遠不復可考此一感也水為名泉邵康儔諸老煎茶賦詩以板其上先哲勝風慨焉可追又一感也中之佛宮高敞樸質傳自往代傳誦薰習能發人志氣又一感也予往時與去病兄弟捐貲葺其地樓後為惡僧醉飽所敗廢置踰時戊申之秋始延鑑如上人來主其庵鑑如文弱有行力收遺椽而整之則葦穢之場可還舊貫向所云碩儒企東魯之踪韻士理鴻漸之訣法侶開蓮花之社皆於是菴趨往焉非只一福田利益之事而已予故首書數語以告四方同調之士共發誠願并告鑑如至心勸成勿生疑怠 葺發之泗水菴募疏余生於廛市長而不憚時徘徊入靈威丈人之洞出眺石公

龍過乃買山其中負縹緲而望莫釐以為可以遺世
迨過京口三山則暝華陽之志但我輩未能以形骸為
中峰之活理皆有終焉之志但反不若朝市間碌
碌落車跡可偶居無所不名為隱意江平原萬里千
英落車跡可偶居無所不名為隱意江平原萬里千
霞蔚起亦但尚存止馬頭遙望為佳耳其他山澤足
偏乃即舊京而結庵清涼山穀擊肩摩中有寥廓無
人之境樹樹然可獨寐寤言矣然而鍾阜句曲之洞
天不可問達摩之履桃葉之機千喚不問繖山之石
靈谷之松立武之蓮花牛頭之塔影燕磯采石之大
江不能遙呼而致之几席少陵對飲之翁彭澤桑麻之
叟不能遙呼而致之几席少陵對飲之翁彭澤桑麻之
絺而遡風也卻憶少年往來休復之草塢如寒夜衣
城小艇入山巒影在水每月明林際輒小憩栗山之
椒泗水之畔庵為先光祿所葺與予遠在雲端不覺
帶今天涯游子遙睇茲邱正如故人所遠在雲端不覺
情飛色動會流賊四起舊京驛騷又當何以他方為清
涼世界矣乃休復云亡叔潛筮仕昔會何可再得如
劉阮客天台故里人民都非昔日面目惟山河如昨

唐棲志

志梵剎

卷七

耳方知會心處不遠息心人處處是道場昔如來以
足指按地此堪忍境中即成百千金寶嚴飾淨土但
螺髻梵王了寂滅場中作興復想作常住想作名山
於家鄉田地寂滅場中作興復想作常住想作名山
大澤想此亦螺髻梵王之流亞也乃因其請而為之
前導想此亦螺髻梵王之流亞也乃因其請而為之
實唐棲南陲幽勝也曩歲旱河涸問菴中龍泉井水
滌潔即大旱不竭予往剎一勺以沃渴膈厥井非
石藝乃山上天穴也穴上隘下廣泉從出焉水不
甘居民取以糲絲多利賴之庵勝僧則僧不能留
璧盡為風雨摧壞夫地以庵勝庵僧則僧不能留
亡則庵遂以廢庵廢則地弗勝矣予慨而葺之材費
出已資力食則取之僧貧而告之遠邇高賢肯與
結果之緣稍為指困則一僧之功幽然之勝咸歸之
高賢予不佞為之領袖云一新之功幽然之勝咸歸之
水庵倡和詩棲溪老人雙鬢華杖藜方外謁袞袞
端度嶺青天近松下乘風白幘斜閒坐名言添暮靄
偶吟禪榻落花年來此興遲今日重到南山看采
茶不布政司丁養浩西軒次韻絕頂清秋遠物華一
塵飛不到袈裟松高象殿穿雲出竹壓禪關帶雨斜

此下缺一頁

忘日脚斜黃犬吠雲知忤客縞衣如雪欲欺花莽莽
漸出春分近有約春前共試茶韓應潮和韻詩不
向蒲團說法華水田門外卽袈裟雪含疏蘆山頭滿
水照橫枝屋角斜清興待傾三雅酒重游留得十分
花碧紗細嚼名人句
老嫗猶知和煮茶

大圓庵 在城北永和鄉宋咸淳間建元末燬皇朝洪

武初重建二十四年併顯忠寺夏時正杭去塘西十

里許在龜馬山之間武林志庵內有二井與超山南龍

洞泉皆極甘冽武林志雍正間庵圯僧散僅存廢殿

爲流丐棲止乾隆中僧豁然叩緣重建棲乘類編

卓發之重建大圓庵募疏山河世界俱向錢孔中藏
身世界不大錢孔不小如陽美書生居鶯籠中亦如
大千眾往來無邊身毛孔中亦一奇也天子富有
四海邊陲驛騷屠剝數百萬生靈而兵卒餉食尙慳

唐棲志

卷七

不能捨父子至戚纔涉錢刀或疾痛凍餒不相救倘
轉顧戀目不得深生痛惜如割身肉雖臨欲死終猶宛
子遠矣至若道學事功諸儒無不濟濟踰踰於錢孔
中左擊右突耳此則錢孔世界乃無量陰靈漢子愚
痴男子所共蹲坐而獨于佛事門中雖至貪鄙猶動
一念捨心乃至一針一草只此便言諸佛法身超邁
無央世界而眾生身卽佛身於此可參取矣里中大
圓庵在馬鞍之麓載于郡志今已萎蔓草中定空上
人願創復之吾里得見一山一水過於麟角鳳毛見
一琳宮紺宇更難於至欲見一檀波喜捨之人轉
復難值遂以予言遍告十方但得諸人辨一捨心此
錢孔世界便當銷殞成就金銀世界所謂因諸眾生而
生錢孔中故造金銀世界以奪之所謂因諸眾生而
取佛土也故愛一錢必生錢孔中捨一錢卽是金銀
世界中蓮胎種子丁養浩贈大圓庵茂上人張
天錫韻詩一着方袍便駐顏老來何用九還丹長溪
虎過風生樹清夜猿啼月滿山塵海杳冥生死外劫
灰成住有無閒伊周事業
都陳迹物外高風迥莫攀

青蓮庵 在超山北麓章隈塢門徑幽寂春時桃花夏
熟楊梅門內池沼水味清冽有桂花一株山茶一株
皆前朝物也

宋大樽小憩青蓮庵示元貞上人詩不見青蓮只見
梅問渠端的爲誰開如何到老猶多事偏惹游人得
得來張淦中秋前二日沈大芸叟招游青蓮庵詩
柔櫓雙扶破荻烟三門遙指碧岑邊殘燭不入清涼
境暮齒長飯兜率天池小倒涵幡影靜篁深微
度磬聲圓杪皮縛屋容吾住收取溪南一朵蓮

東山寺 在超山排馬坑之北佛廬十餘椽四圍古木
森森亦一最勝蘭若也

真武殿 卽聖帝殿俗稱上聖殿 中聖殿 在超山一在山半一在山

巔俱奉玄武以鎮南方明隆慶間卓明卿等以超山

唐樓志

志梵刹
卷七

奕

爲鎮南離方山形峻聳奉玄武以鎮之 樓水一名純

一院 吳世昌超山記 中聖殿卽種德禪林在超山第一峰之

中翠微深處由中聖殿至山巔崎嶇小路躋陟爲難

道光年間住僧某竭力經營自洗心亭而上甃砌石

路行人便之修整大殿并創佛廬佛閣繚以重垣百

里之內士女雲集香火稱盛後徒僧省覺於咸豐元

年拓建真武寶殿規模宏敞前爲摩青閣側爲齋堂

額曰飯顙山房東爲呂祖閣額曰江山一覽俗稱望

梅樓自靈官殿至大殿石磴紆迴覆以重簷較舊尤

勝咸豐十年四月初九夜被盜焚燬 唐樓續補志略 同治四

年僧明慧重建中聖殿德清俞曲周太史書額曰妙

喜寺五年僧惺覺重建上聖殿湘鄉楊石泉中丞書

額曰玉喜寺餘詳山水志

超山真武殿募疏超山在西里之南十里山舊有立
帝廟頗著靈異乙未冬月行者不戒毀於火成之必
有壞雖五方之帝不能自免可發一慨也堪輿家恆
言山當西里之離位於象為火貌立武而祠之所以
鎮也非是者且不利於里之居人以故園澄上人毅
然以興復為己任蓋惟恐術者之言或不幸而中也
但兵荒之後物力耗訕非積歲月合眾力不足以有
為又茲山實為西里之具瞻奉香火勤禱祀者不出
一舍之地而止非如禪宮道院可以遠募之邇邑外
州也敬為一言告里之父老曰古之人使之必報之
斯里之聚國族而處有年矣皆帝之佑也今闔閭無
恙而帝之神靈扈從不免率野之憂安乎不安乎陰
陽拘忌之說吾不知其有無也然里之人嫁女娶婦
未嘗不諏吉也徒宅營葬未嘗不擇年向也於一家

唐棲志

志梵刹

之拘忌則篤信而不疑而於通里之拘忌則不一經
其意可乎不可乎上人第持吾語以往必有樂施恐
後者矣里人金漸舉題重建超山聖殿募疏棲
水峙吳會之九達其所以控制形勝宣洩風氣者東
有皋鶴兩峰南有龜馬諸巒為之鎮峙蔚蔚其與龜
馬接秀者為超山墨卜家稱為兩郡來脈是固吾會
郡英所當禱祀其地者也先是慶歷問先光祿公倡
率結構其上祠以立武五十年來凡為超嶺所擁護
者人文甲第蔚然稱盛山既離鎮數里而遙窺阻林
坳久之事遠而忘斯土者幾不識利賴所自嗣以碧
火狐篝侵蝕漸及而茲山成榛莽矣主僧立成志圖
興建而乞言於余非徒侈金碧以奠苾蒭於兩郡之
形勝風氣實邀靈焉夫形勝之控制視乎山勢不視
乎殿廡風氣之宣洩由乎山脈不由乎上木然則茲
山掃地而祠之其可矣豈北溟之神獨盼于茲也
哉是不然山之有疏通之超山居鎮南離火體歸然授
偏據者宜有以武莫崇矧兩郡介苕霅通震澤食水
以所制斯非玄祀水以南正既濟之道宜也記曰有斯
舉之莫敢廢也豈主僧能篤前人光纘不基而我吳

會人士無慨然於既往之盛也哉願努力贊成其福
田不耑自乾竺氏矣順治乙未里人卓麟異謹題
韓應潮上己日游種德禪林贈雲峰上人詩宿雨新
晴一棹過到厓山色極峩峩泉鳴暗間松濤落路轉
間亭竹翠多石虎躡巖橫寺側木魚隱隱出巖阿携
朋更陟垂雲閣喜有高僧臥薛蘿按府志嘉定間
勅建純一院在博陸吳世昌所云一名曰純一院宋
嘉定間所勅建者疑誤大約當時卓氏創建取以水
制火之義名曰純一並非移
博陸之純一院於超山也

報慈圓滿院一名惠濟庵在超山之陽宋紹興初胡氏施

山園建紹興二年改今額有海雲龍洞名惠濟祠禱

雨多應故又名惠濟庵元至正間重建明洪武二十

四年併安隱寺夏時正杭州府志

報慈寺即大明堂內供吳道子畫大士像刻于端溪石上

唐棲志志梵刹卷七

弄

長三尺有奇廣半之耐冷續談古梅百本皆宋時所植有

三友居心齋香海樓諸勝

韓應潮約珊林吟長報慈寺看梅詩遲遲夕照下松
窗閣筆評詩興未降春到梅邊香自別醉邀明月影
成雙吳世昌大明堂看梅詩梅村晴吐萼散策意
幽間徑妙盤香谷身疑入雪山難量春幾許且坐樹
中間應有詩人
住無由話其攀
按報慈寺或即報慈圓
滿院兩存之以俟攷

紫雲庵 在超山龍洞

沈有丁募建超山龍洞紫雲庵小引從來佛寺禪林
皆賴檀越施捨而成原非是佛祖西域飛來入東土
如昔之玉宮化為紺宇宰府改為精舍以及達官長
者所施種種指不勝屈即今名山勝境何莫非王士
一經捨作招提蘭若便為禪真佛子永遠香火是皆
以無相心而結無上善果者也棲水超山之南有水

陸二洞相傳有黑龍居之宋時歲祀為祈晴祈雨之所石壁鑿海雲洞三大字上建觀音庵乃郡守三衢趙清獻所作也歲久庵廢其山遂為佛日所有明弘治間僧始售於丁今丁不數百年而為佛日所禪院以見名山有靈不肯久湮塵俗終歸清淨仙都也歷來此地為遠近遊人往來瞻眺四時不絕茲因兵燹之後遂成畏途以致古跡荒涼荆榛滿目觀音殿宇摧崩八仙神像剝落垣庖漏盡為風雨所損庵僧古峰者行脚自天童來觀斯佛像聖跡惻然悲憫立願修建以為禪棲遂於辛丑正月携錫到庵座臥龍洞上漏下溼有所不顧夜出經行往返二十餘里歸即跌坐洞中誠心感格遂致毒蟒避跡猛虎守門其苦行道氣已見一斑矣乃今復古創新多仗擲那施捨屬予為引誼不敢辭為歷敘此山興廢之由以告諸擅那善信伏願忘人我相生歡喜心各助斗米分文尺椽寸瓦共成勝果登斯山也瞻禮慈容娛心聖跡允稱不朽盛事云

獅峰庵 在天門中有峰如獅曰獅峰峰之均有庵由

唐棲志

志梵刹 卷七

弄

看山塢拾級而登有泉一澍可鑒毛髮泉之上天然

石壁土人以九獅圖呼之庵之西阜即丁酉軒方伯

墓地名球山

沈士鑛登獅峰聞松聲詩倚巖長嘯識孤松颯颯深山躍臥龍塔鶴乘風修矯翮巢鳥護子入危峰音清谷口思琴瑟響徹雲霄和鼓鐘返照在林鱗鬣動阮狂孫嘯一相逢 韓應潮詩獅子山均結小庵柴扉常掩竹香涵果然百獸尊為長龜馬駝峰盡拱南

聚秀庵 在超山之南元延祐二年建元末燬明洪武

六年重建二十四年併顯忠寺 夏時正杭州府志今按在泰山東麓

慧林庵 在城東北豐年鄉前溪村明洪武二年建二

十四年併純一院 夏時正杭州府志

普濟寺 在大雲鄉獨山西宋治平二年建元末燬明

洪武初重建二十四年併崇聖寺 夏時正統州府志

普甯院 在城西北大雲鄉姚巷村晉天福間錢氏建

宋治平中改額淳熙間燬元初重建元末燬明洪武

十五年重建二十四年併崇聖寺 夏時正統州府志 宋朝勅

建天順二年于忠肅公聞于朝勅賜萬歲龍牌清鼎

供器一副金字大普甯禪寺扁後寺顏僧絕萬厯戊

子吉祥寺僧真實重建講師葦杭說法其中二十餘

年師金陵人朴真和朗為遠近所宗馮夢楨為像贊

黃汝亨為銘記塔在奉口廣化寺 武林梵志

唐棲志

志梵刹 卷七

黃汝亨普甯寺印造藏經募疏住世之寶三是佛法
護僧而鼎峙有生之情七惟慳與貪痴以橫流持其
寶現諸佛之靈根破其情立眾生之慧命意緣象顯
法以人存棲水普甯寺者作震東方標名南宋及明
正統而就地藉以忠肅以中興距今已累百年闕世
為之再變幾使慧海蕩為泥塗叢林剪若槎枿慈悲
法相空茫水月之觀淨妙香臺斷續煙雲之迹所賴
沙門真寶苦行加持誓心締攝恢弘勝業傾竭名流
將依玉屑之譚用廣布金之地幸有葦航大師者通
融言表靜證性宗下鷄足山以卓錫斯方作獅子吼
而振鐸有眾遂結人天之果頓成禪梵之林紺殿飛
雲展金容而在在見佛祇園化雨瞻寶相而處處皈
僧將安傲精神往矣匪糟粕以何傳聚僧祇而無僧寶
蹄而奚獲是須大藏式演立詮言傳東鐸之文默受
西來之旨卷凡若干函費以若干兩輕裘非一狐之
腋大海為百川之歸倚辦法財因緣善信嗟乎有生
皆幻鬚眉面目已非真我之身見在亦空粟米金錢
豈事有家之積須思撒手何將應是捨心入道與其
虛糜塵累何如實布檀施悟生前多寶之因證劫後

聚沙之報去鄙夫吝禮佛禮經庶使文翻貝葉行
班滅罪之文字落蓮花片片點成伊之字珠浮赤水
日耀崑崙三寶圖成總悟無蓮之義寸心
眞實毋輕有漏之因敢勒短疏敦開長者

普濟院 乃普甯下院普甯飯僧渡河寒暑濟舟爲難

僧海瑄于南岸修造鴨蘭橋于橋下建庵飯僧往來

便之 武林 梵志

胡允嘉撰普濟庵募疏行道之人掉臂而過漠若與
我不相關當其飢而號食疲而號息顛風怪雨狂靈
慘月之際彷徨躓於泥中而號其所援聞且見者
依然惻然忽有刺心之隱則行道之人與吾之父子
兄弟無以異矣有一人焉爲食而食之爲椽以棲之
夏不苦暍寒無瘕墮之患則向之依然惻然者吾亦
爲之體輕神暢快足而無所憾是憂喜二端應念轉
遷爲自境生我不應受爲自情生何待彼觸由是言
之我之與人固無兩體行道之人與我之父子弟
亦無兩觸儒耶佛耶余於是常欲設一義以究二家

唐棲志

卷七 志梵刹

空

之旨而未得也凡國埜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
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
館侯館有積先王于行道之人慮之何其周焉王政
廢而慈悲之室乃歸釋氏然釋氏所稱接引道場僅
及其徒而止焉得人人而濟之武林一都會也天
竺名勝走者如鷺梵刹蔽天緇染萬指多作不韻之
事未有能廬竹林鉢香積以招來叅游者至西水而
始有資慶清流兩禪院中武林西水者有普甯普甯
介在河北望洋而反者半矣僧海瑄自普甯剝者既
募造鴨蘭橋于橋之左麓復營普濟堂以與普甯代
余曰是者可以免濟舟之役理曰非獨四方法侶也寄
徑于途者皆有待之待余曰是者先王廬市委積之意
也理曰誓不傳子若孫而付于有心者廣等十人共發
誠願期于辛亥上春始其事抱册而請疏余曰子無
憂其難爲塗金爲像範土爲塔濡墨爲經剖材爲殿
皆緣也然福冥而報遲愚民或有疑而應之不切
今子之緣人人而濟之者也怵然惻然人人必有之
心若援其父兄子弟而推恐不及飢寒道塗之事又
人人或然之遭以望子飲之食之休之息之者也此

不待勸之而成也理聞是語

巴喜滿大宅

遂抱其冊而去

鎮西路

以伍林之西至奉口及三峰山為界

金佛寺伍林之西在豐年鄉宋嘉泰元年建開禧間賜今

額元至正六年燬明洪武十四年重建二十四年併

崇聖寺夏時正杭州府志

宋嘉泰元年璋法師創業師湖州

武康人父姓金母夢僧持花入室而生師自幼辭親

出家叅訪知識勤修淨業士庶皈禮開禧三年甯宗

召問佛法賜金佛寺額元至正六年燬洪武初僧正

福重建洪武二十八年正福善能二師鼎建佛殿寢

室雕裝三佛二菩薩諸天有靈芝花二盤古密青瓶

唐棲志

志梵刹卷七

三

一對貫雲石書淨業扁元時銀杏樹一株二合俱存

永樂間正福精修戒行晝夜禮彌陀淨土期懺忽聞

異香滿室告眾云四十八年住世猶如嬰兒遊戲世

間萬事皆空明月清風歸去書偈而逝

武林梵志

真福宮 在仲墅仲氏捨宅為院名曰真福建于宋宣

和間興廢不一明初有某僧

佚其名

斷臂募建復還舊

觀棲里景觀物略

按真福宮俗名雷甸有異人潘某詳方外

興福院 在城西北仲溪鎮北元至正建十六年燬明

洪武元年重建二十四年併崇聖寺

夏時正杭州府志

崇覺院 在城西北太溪村元至正初建十三年燬明

洪武二十四年併崇聖寺

夏時正杭
州府志

無垢院 在城西北太雲鄉宋濬熙元年建元至正間

燬明洪武初復建二十四年併崇聖寺

夏時正杭
州府志 萬

歷乙亥重建憲副林梓贈額兩刼真修其序略云誌

載宋濬熙間坦禪師奉勅建造至三代孫祖心者一

修葺焉迄今盡圯僅存殿宇而已地方耆善訪瑪瑙

寺有行僧亦號祖心謂為前祖心之後身也請住守

梵修余自掛冠歸隱湖莊日與方外交遊而惟祖心

師誠實可嘉是以為贈

武林
梵志

唐棲志

志梵刹
卷七

奎

大雲寺

在奉口唐貞觀閒建

武林
梵志

崇聖寺

在奉口峨嵋山南宋濬熙閒建元至元初燬

至正十二年重建元末燬明洪武十年重建

陳善杭
州府志

二十四年立成叢林

夏時正杭
州府志

長壽寺

即留
茨庵

在城西北三峰山大雲鄉元大德年間

建明洪武二十四年併崇聖寺永樂間里人夏誠勸

導鄉人重建移請長壽寺額

夏時正杭
州府志

